

序曲

纽约布鲁克林区午夜时分，混乱、肮脏、集罪恶于一地的小巷弄中，几个凶神恶煞般的年轻人正围困着一个东方女子施暴。

在午夜大雨和不断的警笛声响下，无人关心在这个罪恶之城几乎每天都会发现的各式罪行。

几个混混在尽情欺负、享受眼前的迷路羔羊之后，心满意足的呼啸离去。被欺凌的东方女子奄奄一息的倒缩在垃圾堆旁，任由无情的雨水肆虐自己。

就这么让她死了吧……如果能够就此死去，该有多好？全身伤痕累累的东方女子移动冰冷的手，在几近零度的寒冷气候下，缓缓拾起垃圾堆旁的破酒杯，毫不犹豫地往她右手腕割去，涔涔鲜血随着玻璃片的划割缓缓流出，流满在污秽不堪的泥地上……

她想死，好想死……就算她现在死了，也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待明天一早，她只不过是巡逻警方所发现的一具无名东方女尸，没有人会注意到她的死讯，也没有人会在意。

东川樱缓缓转动僵冷的颈部，看着怵目惊心的鲜血自她右手腕流出流满了一地；她微微一笑看着那流无止毒的伤口，对于自己死前的衣衫不整的窘状感到可悲。

罢了，反正都要归天了，死状如何也不是她所能控制的……她缓缓闭上眼睛，感到清醒的意识愈来愈模糊飘忽，知觉渐渐麻木。就连自顶上飘降下来的冰冷云雨，她都感觉不到了……

就在生存与死亡交替的这时，隐隐约约中，她忽然听到一个轻柔的声音……是天使自天而降的声音。

“樨，这里好象有人受伤。”年仅十五岁的白荷，在视线不良的黑暗中，发现到了倒躺在血泊及垃圾堆中的她。

“小姐，拜托你好不好，三更半夜的，你偷偷自旅馆跑出来，存心找我麻烦。”十六岁的右樨，边抱怨边拿着雨伞，以免金枝玉叶的主子淋雨着凉。

“垃圾堆中真的有个人，你快来帮我。”白荷顾不得身上的名贵大衣，一鼓脑的冲到臭气冲天的垃圾堆中，在脏乱不堪的秽物中找到了奄奄待毙的东川樱。

“小姐，你别乱来，说不定这个人已经死了，你要是乱动，会破坏命案现场。”眼见主子不顾一切的冲向垃圾堆的血泊中，右樨连忙跟着跑去阻止。

真伤脑筋！万一小姐因此惹上麻烦，她这个随从可是得负全责的。

右樨跟着白荷“踩入”垃圾堆里。黑暗中，透过远处街角的灯光，可以隐约看到一个衣不蔽体、皮肤白皙的年轻女孩倒躺在垃圾堆中。

“是个东方人。”白荷蹲下身来，拨去她脸上的长发和雨水，一张苍白秀丽的容貌映入眼帘。

“不管是哪一国，总之我们报警就是了。”右樨随即拿出大哥大准备报案。

她和白荷今天傍晚刚抵纽约，可想而知护主心切的她是多么担心会在纽约出乱子，尤其是在这恶名昭彰的布鲁克林区。

“樨，别急着报警，先止住她的伤势再说。”白荷一点儿也不畏惧她身上的肮脏与血迹，她掏出口袋中的白手帕，动作敏捷的将她右手腕上血流不止的伤口包扎好。

包扎的过程中，尚有意识的东川樱清楚的看见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个和她年纪相仿的东方女孩是谁？为何那女孩不害怕她肮脏污秽的外表和伤口，甚而天使般的帮助她，阻挡了她下地狱的去路。那女孩……到底是谁？

疑问还在东川樱的脑海中，白荷却已脱下身上的御寒大衣，义无反顾的将它包里在她赤裸的身上。

“滚开，不要碰我……”东川樱下意识的抗拒着，她那飘忽的意识在接受这个陌生女子的盛情后更为清醒了。

“喂，你这个日本小鬼怎么这样？我们家小姐好心帮你，你真是不知好歹。”

右樨见她满怀敌意的将白荷推开，直觉救错了人。看来这女孩的伤势没有外表来得严重，还有力气推人，就表示死不了人。

“好，我不碰你，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得通知你的家人把你送去医院。”白荷的双手满是东川樱的血迹，她满脸同情的望着全身伤痕累累的东川樱，不由得一阵鼻酸。

“不用你管，你滚！”东川樱嫌恶地低吼一声，剑拔弩张的姿态宛如面对着敌人般。

“小姐。这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们就别理她了，让她一个人在这堆臭垃圾中自生自灭。”右樨气冲冲的拉起蹲在地上的主子，这年头真是好人做不得，坏人大家抢着做。

荷并没有理会右樨的劝告，她轻推开拉她的手，再次来到东川樱面前。“我不知道你是谁，也没有兴趣去探知你的来历和背景。不过，我看你很顺眼，所以想帮助你。如果你识时务，就乖乖接受我的善意，若你不愿意，我也不勉强，如何？”白荷伸出手来，等待东川樱的决定，她那慧黠的晶眸中有着相当坚定的信念。

“为什么……”东川樱被她眼底传来的信息所震慑，看见她，东川樱就好像看见自己一般。

“不为什么，我只感觉到你的灵魂和我的灵魂相契合，如此而已。”白荷不待她伸手，主动握起她那缠着白中的右手，几近虔诚的在那透着血迹的白中上轻轻一吻。

“你……”东川樱吃惊傻眼了。

“如果你愿意跟随我，我发誓我会竭尽心力保护你，让你永远幸福。现在你所承受的一切痛苦，将会有人帮你分担，在这世上你不再是孤独的一个人。”白荷紧紧握住她的双手，神态认真且纯洁。在零度的寒冬雨雪下，她这交心的话语宛如冬阳般，深深温暖震撼东川樱的灵魂。

“东川……樱……”她那红肿的嘴角喃喃说出一串日文发音。

“咦！？”白荷拨去落在额前的雨滴，不明所以。

“我的名字。”她含着泪水，低咬着朱唇，内心有着灵魂交会的莫名感动。

白荷一听，笑留如发上的雨水般漫开来。“我是白荷，白色的荷花。请多多指教！

樱。”白荷紧紧地抱住全身冰冷的她，在深夜时分的纽约街上。

这不经意，又似命运安排的相遇，终为往后三人的生活，带来戏剧性的极大变化。

1

任氏五兄弟之老大任无恩，是任氏五兄弟中唯一继承任氏家族企业的传人。年届三十五岁的他，成天为各大公司的业务忙得不可开交，因此，虽已到了适婚年龄，他仍是孤家寡人一个，为商界最有身价之黄金单身汉。任无恩为人成熟稳重，不苟言笑，公私分明，脚踏实地。他的外表虽称不上相当英俊，然而那种集权势、财富及威严所散发出来的个人气质，却是相当吸引人的。

这天，任无恩站在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面前，老人躺在病床上，干瘪的双手紧紧握住他的。

“无恩，我……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你。”老人病恹恹地说。

“干爷爷，您尽管说，只要我办得到，我绝对帮您完成。”任无恩相当尊敬这个老人家，他的语气尊重中有着伤感。

“我有个流落在外的孙女……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老人一语惊人。

“孙女！？干爷爷，东川家还有继承人？”他满脸惊讶。

“嗯，这件事情说来话长。”老人低叹一声。“总之，请你帮我这个忙……那么我死也瞑目了。她名字叫作……樱……”

“樱？干爷爷，您放心，我一定会帮您找到那位流落在外的孙女。”任无恩紧紧握住老人的手，承诺道。

自从白荷与死神如消失般的行踪不明后，对白荷忠心不贰的左樱并未因此而放弃寻找白荷。在没有对任何人辞别的情况下，左樱也跟着不告而别，擅自将辅佐白梅的工作丢给右樨，独自一人展开寻主的旅行。

左樱外表英挺，身材硕长挺拔，一身的黑色劲装，将她眉宇间的英气及冷然烘托得更加男性化。她的头发剪得极短，身高又有一百七十公分，从脑后的身形看来，像极了年轻的英挺少年郎，因此左樱常常被误认为是男孩子。

不告而别离开白家后，左樱来到东京，准备先行搜集有关死神背景的资料，然后再依资料决定开始寻找的各处地点。

左樱一人漫步在东京街头，顶着夜色漫步穿梭在人潮汹涌的新宿车站外。戴着深色墨镜的她，一脸酷样，特出的冷峻容貌和紧绑在右手腕上的那一条白手中，在在吸引了来往人群的各式目光。

深夜的新宿车站东口，龙蛇混杂，极为著名的歌舞伎町便位于此地。深夜时分，还流连此地者，除了慕名而来的观光客外，就是东京在地人，尤其以黑道的各派人马为最。

在这处集酒色财气、吃喝嫖赌的罪恶温床，一般老百姓绝不会在这种深夜时分单独走在街道上，以免替自己招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左樱随意漫步在街道上，心思全部放在该如何搜寻白荷和死神的下落。就连死神最要好的朋友任无怨也不晓得死神现今的下落，老实说，她实在没有任何的自信可以找得到白荷……就在她低头深思的同时，冷不防地，几声清楚的枪响从眼前的一家高级俱乐部传出。

左樱机敏的抬起头来，视线往声响虚的方向望去，就在这时，几个身材高大、穿著黑色西装的男人匆匆地自店内冲出，其中不乏手部受伤者。

“快……掩护总经理上车。”一名状似精明，穿著灰色西装的男人，冷静的命令着，他那简洁的声音清晰可闻。

“啧，有好戏可看了。”距离事发地点只有几步之遥的左樱，冷冷地站在一旁观战。

别人的家务事她当然不会去插手，也没有兴趣去探知到底怎么一回事。她停下脚步，终只是因为这些人妨碍了她前进的道路，只好静待这场风波过去。

方才枪声惊响的同时，许多路人纷纷慌乱的找地方躲起来，唯独左樱的冷静与神态自若，和其它人的反应大相径庭。

“喂！‘你’，还不赶快掩护总经理进车去，杵在这儿等死啊？”其中一名黑衣人士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正掩护着的男人交给左樱，他自己则立刻扣动手枪的扳机，冲入这场枪林弹雨中。

“有没有搞错？”左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莫名“任务”，皱了皱剑眉。她望向身旁这位众人舍命保护的人物，恼怒的情绪中来着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觉。

之前，她待在白荷身边时，也是这么舍命保护主子的，有多少次，她和右樨在一次又一次的枪林弹雨中，保护白荷平安全身而退。而眼前这熟悉的场景是多么令人触景伤情……

左樱的思绪才陷入回忆中，一道灼热的伤痛倏地把她拉回现实。

“该死！”她望向右手臂的新鲜伤口，不由得低骂一声。面对这一场飞来横祸，她也无从选择要不要面对接受了。

接应的车子一驶进混乱现场，左樱立刻掩护着这位从天而降的“临时主人”坐进车内，就在她准备从车内撤出时，另一名持枪的安全人员却把她挤进车后座，自己也上了车。同时，车子如子弹般冲出混乱现场。在莫名其妙的乌龙情况下，左樱身不由己地被载离现场。而坐在她身旁的那名安全人员，就是把他的主人硬交付给她的同一人。

“还好，及时安全撤退。”那男人松了一口气，大有平安历劫归来之感。

“祈，打电话给老二，叫他帮忙摆平这烂摊子。”被保护的男子开口说了话，他那戴着无框银边眼镜的双眼，异于常人锐厉。他轻轻扫了坐在身边的左樱一眼，并无多言。

“我会的。这件事因他而起，本来就该由他来解决一切。”这名被唤为“祈”的男子，他那斯文服从的气质中隐着狂浪不羁，相当不同于一般左右手。

此时的左樱一心只想离开这个鬼车内，她无暇且无心侧头打量身旁这位被尊为主人的男子，更没兴趣旁听两人之间的任何对话。一向对男子没好感的她竟然和两个素昧平生的男子同挤在一部车内，并且还该死的靠近。

“让我下车！”左樱突如的出声打断了男子和属下之间的对话，这已是她忍耐的最大极限。

她这突然冒出的要求确实是让在场的人感到突兀，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小小的属下胆敢如此冒犯上司及主子。

“这是新来的人手？”男人的视线重新落在‘他’那带着墨镜的脸蛋上，以及‘他’那冒出鲜血的右手臂上。

“应该是。”元祈这才正视到左樱的存在，他的语气相当不肯定。

男人责望了元祈一眼，之后收回视线。“‘你’护主有功，叫什么名字？”男人沈声问身边的左樱，相当有威严和气势。

“你管我叫什么名字。”左樱冷然地回望他一眼，不予理会。

“小子，‘你’找死，胆敢对主子这么说话。”原本不正经的元祈紧张了起来，他轻声的附耳斥责左樱，替‘他’捏了把冷汗。

‘他’这种“以下犯上”的无礼表现，可是会替自己招来祸端。元祈偷偷望了主子一眼，只见他面无表情，不愠不怒。惨了，这种情况更不寻常。

“停车！”左樱才不管元祈的警告，她再度开口，冷漠中带着不耐。

一旁的任无恩将‘他’的反应全部看进眼底，他不但不生气，眼底反而有着笑意和激赏。“很显然，‘你’不是我的手下，而且‘你’也不晓得自己在和谁说话。”他的视线落在左樱白皙的颈项上，‘他’的脸色过于惨白，一定是身上的伤口所致。

“我没有兴趣和你们抬杠，让我下车。”左樱忍着伤口的疼痛，狠狠地回瞪任无恩一眼。

“‘你’受伤了，且伤得不轻。元祈，帮‘他’止血。”任无恩漠然的下令，要不是左樱的神情比他更冷然，他那相当威严的冷酷模样铁定会吓坏任何人。

谁知他的话才一出口，左樱便给以难看脸色。“不需要你鸡婆，我现在就要下车。”她断然拒绝他的好意，毫不留情。

任无恩显然不会被人如此难堪过，对于左樱这充满敌意的反应，他倒是头一回领教。

“不管‘你’是什么身分，对于无端把‘你’扯进这一事件中，我感到很抱歉。”任无恩淡然地望了‘他’一眼并开口道歉，然而道歉归道歉，他显然无意依左樱的要求放‘他’下车。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说着，她已伸手准备打开车门跳车。然而车窗及车门皆被上锁，准备跳车的行动显然行不通。

“‘你’很有胆识，有没有兴趣当我的贴身保镖？”任无恩这突如其来的一番话，让跟随多年的元祈吃了一惊，他从未见过主子如此亲口要求。

“我没兴趣。”左樱打算跳车的行动失败后，不再妄自蠢动。她冷然的开口拒绝，连正眼也不瞧。她很明白眼前这气势非凡的男人不是个小角色，跟这种人较量，只能智取不能硬碰，然而她天生不驯的个性却和她的这种认知相违背。

“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你’。”说完，任无恩从西装口袋中取出支票本，并开起票来。“这张一百万的支票，就当作‘你’受伤的医疗费用。”他将支票撕下来，打算奉送给‘他’当作报酬。

左樱瞥了支票一眼。“你以什么事情只要用钱就都可以解决吗？”她的眼底有着轻鄙和不屑。

“我是这么认为。”任无恩一脸理所当然，硬是将手中的支票交付给‘他’。

“可悲！”左樱闷哼一声，自然是将他硬塞过来的支票丢回给他。这男人

不但一身铜臭味，还自负霸道的无可救药。

元祈眼见‘他’将支票往主人身上去去，不由得抚头哀痛。就算这家伙不是下属，也没必要有个性成这副德性。这俊秀小子非但相当有个性，还拥有一身不得了的敏捷身手，‘他’的动作之快，连他也来不及阻止，难怪主子会想网罗‘他’入阁。

“你‘连这一点心意也不愿收下，可真教我感到为难。”任无恩对‘他’丢回支票的动作，没有任何的情绪反应，教人猜不透他那冷峻平静面孔底下的心意。

“你不必如此有良知，会让我感到作呕。”左樱望了车窗外一眼，车子早已穿越过抹挤的街道，正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以去。她再不想办法离开，就没有机会了。

“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以后‘你’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就当是我回报‘你’这次的恩情。”任无恩递给‘他’一张薄如蝉翼的名片，同时吩咐前座司机将车在路边停下。

见他如此诚意，左樱这次没有拒绝，她收下名片，临走前冷冷地回望任无恩一眼。

之后，她顶着夜风，头也不回的缓步在黑暗的夜幕中。

“这年轻小伙子真是特别，不知‘他’的真实身分为何。”元祈饶富趣味地望着车窗外，她那拉曳得长长的瘦硕身影在月色的照耀下相当醒目。

“如果你有多余的精神时间猜测那陌生人的身分，不如好好计划公司下一步该如何自处。”任无恩闭上眼睛，神情略显疲惫。今晚双方人马首度发生冲突后，必然为以后的纷争开敏先端。自从神德会的死神失踪后，整个原先由神德会保持平衡的黑道生态有了相当的变化，今晚的小冲突便是警讯。他才没有多余的心思分神，和一个年轻人玩游戏，纵使对方真是一块值得雕琢的璞玉。

左樱好不容易脱离那两个让人窒息的男人，随即漫步在午夜的凄冷河堤上。她不知自己在东京何处，也没兴趣去探知。她双手插在外衣口袋，默默的、冷冷的缓步而行。

来到东京已经一个星期了，白荷的下落她不但一无所获，就连身上仅有的盘缠也快用尽。这几天她若再不打听出一丁点儿消息，她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进退两难。

左樱闷哼一声，随手捡了块小石子，往脚边的河堤丢去。

对白荷有一份特殊情感的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如此执着于找到白荷的下落。她很明白，就算自己真的找到白荷，那又如何呢？白荷有了死神终生为伴，她自知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如影随形的伴随在主子身边，保护她、照顾她，忠心不二的和右樨一起担任她的左右手。

明知过去的时光是不可能重现了，就算她真的找到主子又能如何呢？她只想知道现在的她过得如何，死神待她好不好……如此，她就满足了吗？

左樱心烦意乱地蹲下身，再度抬起一块河堤边的石子，准备丢出。谁知，她的动作尚未完成，敏感的她便嗅闻到空气中的诡谲气息，她的四周充满危险氛围……

“何必鬼鬼祟祟，有本事不妨现身？”左樱对周遭的气息感到似曾相识，一时之间却又想不起究竟来者何人。

她的话一出，倏地，三道黑影如风般呼啸而过，旋即三个人影现身在她面前。

“原来是你们，难怪我觉得浑身不舒服。”在黑暗中左樱定神一瞧，眼前的这三位不速之客，的确让她感到意外，也勾起了之前的不愉快回忆。

眼前这三人正是神德会的三大护法“三神组”：“邪神”氏女、“恶神”娄鬼、“瘟神”心危。三神组即为死神失踪之前的三大亲信兼左右手，之前左樱擅闯神德会总部，曾经在妻女山和这三个人交过手，结果被这三人伤得伤痕累累，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小命。

“我们已经找你找了好一段时间。”三神组中代表发言的为“恶神”娄鬼。

“何时我左樱变得这么重要，还得劳动三神组亲自出马。”左樱闷哼一声，颇不以为然。这三个家伙依旧穿著全黑的服饰伫立在黑暗中，不仔细瞧还真让人看不出三人的存在。

“我们要找死神，你应该知道他的下落。”“恶神”娄鬼说明来意。

“死神？”左樱先是一愣，之后大笑一声。“你们自个家的主子下落不明，所以你们就跑来向我要人。乖乖，我又不是征信社的人，没义务向你们告知死神的下落。”左樱终于弄清楚三人的来意。

她早该想到身为神德会唯一传人的死神，就算和白荷一起情奔天涯，也不可能就这么一走了之。死神天生肩负传家重任，神德会一日无主，神德家内部铁定会闹内讧，三神组找人找到她这边来，也就说明了一切。

“你的主子白荷和我们主人在一起，找你要人准没错。”“恶神”娄鬼阴冷地扫她一眼。

“你这么说是没错，问题是我如果知道白荷和死神的下落，还有必要在东京闲晃这么多天；况且，我如果知道他们两人现在的行踪，更不会在这里跟你抬杠。”

她没好气地瞪他们一眼。如果连组织庞大的三神组都找不到死神的下落，凭她一个人又怎么可能有任何线索。

左樱不想再和这三人交手，也不愿再和他们多说一句废话。她想离开现场，然而这三个忍者装扮的家伙显然没有让她离开的意思。三人各据一方，阻挡她可退的任一去路。

“你应该有方法，不然你不会一直待在东京等待消息。”“恶神”娄鬼低沉着声。

“所有可以试的方法我都试过了，很遗憾，就是一无所获。”她怀着恨意，冷冷地回答。上次惨败在三人手中的记忆尚未消除，左樱对于三神组自是有某种恨意在。

“死神和任氏家族的老二任无怨交情颇深，由他那边下手，应有所获。如果连任无怨也不晓得两人的下落，这世上绝不会有第三人知道两人现在的行踪。”“恶神”娄鬼若有所意的表示。

“废话，这一点不用你提醒我。能够问的人我都已经试过了，尤其是任无怨。”左樱不耐的微蹙眉头。对于三神组要假借她之手得到消息感到不解，心存疑惑。

“任无怨没有说实话，你得想办法逼他松口。”“恶神”娄鬼那阴穆的眼神闪过一抹浓厚杀意。

“或许任无怨当真没说实话，有本事你们三个人自己去找他，何必多此一举，从我这边下手？”左樱淡淡地答道。如果她的这番话触怒了三神组，

恐怕她真要死无葬身之地。

“因为你有责任找出死神和白荷的下落。若非你们家主子的缘故，我们家主人不会弃神德会于不顾，做出如此荒唐不堪的私奔举动。”他的话语中有着很明显的责备意味。

责怪白荷“诱骗”走死神。

“哼！自己没看守照顾好家中的主人，还把这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死神又不是小孩子，真这么容易就被我们家主子拐走？况且，究竟是谁拐走谁还不知道呢，我们白家还没找你们算帐，你们神德会倒是先找上门来了。”左樱闷哼一声，说穿了，原来这三个家伙是来兴师问罪的。

三神组听完左樱这番话，倒是还沉得住气。“据我们所知，任无怨的唯一一把柄就是他的大哥任无恩，任氏五兄弟中就属任无怨和任无恩的感情最好，两人于公于私都有相当不错的感情。现在任无怨的好友死神下落不明，唯一能够逼任无怨说出真相的，就是他的大哥任无恩。只要你从任无恩下手，相信任无怨为了他的大哥，必定会乖乖说出死神和白荷两人现在的行踪。”

“你要我绑架任无恩，然后藉此威胁任无怨？这种下流事你们自己动手就行了，何必牵扯上我。”左樱冷冷地紧握手中的小石子，她的脑海中正盘算现在该如何乘机离开。

以一对三，情势对她相当不利。

“事情若那么简单，我们早就动手了。”“恶神”娄鬼阴沉地凝视她。“我们决定给你七天的时间，七天之内，你若没有探听出他们两人的下落，你的死期也就到了。你应该还没忘记，上一次我们在你身上所留下的教训。”邪恶的气息弥漫在三人周围的冰冷空气中。

“我没有拒绝的余地，是吧？”她冷静得可怕。

“没错，你好自为之。记得，千万则试着逃走，不然，你的死期将不到七天。”“恶神”娄鬼一说完，忽地一声，三人随即又像风一样消失，来无影去无踪。

望着重新恢复宁静的空洞河堤，左樱面迎夜风的冰冷寒凉，深深的吸一口气。

“你们当真以为我会怕死吗？如果怕死，我就不是左樱了。”她对着河畔低喃，心中的思主之苦，只能让被风来吹干她颊上两行的倔强热泪。

2

东京新宿西口高楼林立、秩序严整，堪称东京市容表征的办公区，就位在以新宿火车站为界的西口。东京新都建筑群和超高层大厦，皆位在这一栋又一栋的新型办公大厦中。

而以百货业起家的任氏集团，其办公总部就位在这黄金商业地区。

“怎么了？什么事情这么匆匆忙忙的？”任无恩刚开完早会，才一进办公室，就见到元祈慌忙的往他进门的方向来，完全不像他平时处变不惊的作风。

“我刚刚接到一通电话，你猜，是谁打来的？”元祈兴冲冲地走来，完

全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你不说我会怎么会知道。”任无恩没好气地应他一句。为何像他如此正经八百的总经理，偏偏有个不怎么严肃的属下。他边皱眉、边走回自己专属的办公室。

“是昨晚那个身手不错的年轻人，刚刚‘他’打电话来了。”元祈的话一出，的确让正阅卷宗的任无恩停下动作。

“喔，这么快就打电话来词人情了。‘他’说了些什么？”任无恩显然以为左樱是来向他讨债的，他对‘他’的良好评价在此时荡然无存。

“那小子说，‘他’想进入任氏工作。”元祈转述左樱的要求。

“进入任氏工作！？”

元祈点头道。“没错，那小子在电话上说，‘他’现在没工作又缺钱用，如果能够安排个‘他’能胜任的工作，‘他’将感激不尽。”

“多少人想挤进任氏企业任职，那小家伙凭什么能力提出这种要求。”任无恩微度眉头，高学历的专业分子都未必进得了任氏，就凭‘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能够做什么。简直胡来！

“刚刚一听到这要求时，我也是这么回答‘他’。谁知‘他’竟然表示，由昨晚的枪击事件来看，总经理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智勇双全的贴身保镖，而‘他’就是那位最佳人选。”元祈表示道。

“这件事情‘他’不是已经亲口回绝，怎么现在又改变心意？”任无恩抬起眼来问。

“一定是‘他’后悔了。”他猜测道。“昨晚那小子并不晓得总经理的身分为何，等‘他’回去后弄清楚所帮何人，才惊觉自己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所以今天一大早才打电话来要求。”他竭尽所能帮左樱想借口。

“元祈，听你的口气，你好象很希望那小子能够进来公司帮忙？”他可是很少见元祈如此热中于“助人”。

“你也知道，这年头要找拥有好身手的年轻人相当不容易。昨天晚上的事情可以证明那年轻人拥有不容小觑的好身手，再加上‘他’沉默寡言，一脸忠诚酷样，这么好的帮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呢。能够让我们碰上，也算是我们公司走运。”他说尽左樱的好话。

“我看你真正的目的是想要个帮手，好可以借机偷懒。”任无恩一语点破他心底的真正渴望。

“总经理，我已经一年没有休假了耶。再这么下去，我会过劳死。”元祈无奈的点头承认。孙悟空无论如何搞鬼就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你的确是该休息几天，你这种不正经的模样让我看了也很头痛。好吧，你就叫那小伙子明天来公司报到，至于‘他’的职务就由你安排，你有什么工作不想做的丢给‘他’便是，不过可别给我出乱子，不然到时唯你是问。”任无恩终于答应这项人事案。

他会答应，当然有他自己的原因和想法。

“o k，我立刻打电话给‘他’。喔，对了，那小子的名字叫做东川樱，樱花的樱。”

“东川樱？”任无恩心底一惊。“你确定那是‘他’的真名？”

“应该是真的，‘他’没有必要假造一个名字来骗我们吧。”元祈纳闷地望着他奇怪的反应。

“我要‘他’的身世和背景资料，越快越好。”任无恩无法确定这件事情

竟如此凑巧，不过对方不是个女孩子。女孩子……他回想当时的情景及那小子的容貌。

“等明天那小子来报到，我会要‘他’详填基本资料的。”元祈不明白，为何向来沉稳的主子会因那仅有一面之缘的小子而变脸。

隔天，左樱果然准时的出现在任氏企业的总经理秘书室。她一身笔挺的深灰色裤装、高挑的身材、俊秀的面容，差点把有大众情人之称的元祈给比下去。

“幸好‘你’出现了，没见到‘你’之前，我还真担心‘你’临时反悔。”元祈一身轻便衣装，完全不像正在上班的刻板模样。

“我说到做到，你是白担心了。”左樱甩了甩她那头刚剪的俏丽短发，她那带着蓝色眼镜的脸蛋依旧冷淡。从刚刚一踏入这间办公大楼到现在，她浑身感到不舒服，过多的视线让她觉得自己好似众矢之的，只想逃开。

“今天是星期六，总经理和客户的应酬又挑在高尔夫球场进行，所以我奉命穿成这样。”元祈外表看起来虽不牢靠，心思倒是还挺细密的；不待左樱开口，他便解答了左樱隐藏的疑惑。

“这么说，我今天也要跟着一起去球场。”她来公司之前，元祈在电话上有稍微提起她的工作内容，不外乎是保护任无恩安全的守护工作。

“没错，前天晚上的事情尚未落幕，只是个开端。所以我们公司从现在开始更要加强保全工作，特别是像高尔夫球场那样的环境安全不易维持，得有劳保全人员多费心。”元祈说起正经里，自有一股特殊魅力，和不正经时的模样迥然不同，大众情人这封号绝非浪得虚名。

“我会做好我分内的工作，只要你交代下来。”左樱戴着蓝色镜片的眼镜，冷冷地表示。

“‘你’昨晚没睡好？”元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左樱虚愣了一下。“为何这么问？”她那冷峻的脸蛋浮现出警戒心。

“因为‘你’的黑眼圈全跑出来了。”元祈轻声在‘他’耳边低诉，微微一笑。这小子真可爱，耿直得可爱。

“那是我的私事。”左樱沉着脸，没好脸色对待。

“出门前‘你’可以在眼袋处敷上几片小黄瓜，只要十分钟，黑眼圈的症状就会改善许多，不骗‘你’喔。”元祈可真是逗‘他’逗出兴趣来了。

“不用你多事。”左樱冷冷地回他一句，显然不接受他的好意。

“照顾好自己门面，也是任氏企业的职员守则之一，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必须跟随总经理进出的工作人员，打理好门面才不会去了老总的面子。”元祈仗着自己是公司老鸟兼前辈，谆谆告诫。

“我知道了，我以后会注意。”左樱虽然极有个性，服从性却也相当高。一旦她认同她的工作和主人，她的忠诚度是无可挑剔的。

“很好，那么‘你’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向老总报到吧。”元祈对‘他’的服从态度感到不可思议，如此有纪律的个性，不是‘他’这种年纪做得到的。这小子之前是否跟过其它主人呢？而‘他’的主子又是如何造就‘他’现在的这种忠诚态度……他开始对在樱的身分背景感到好奇。

怀着满腔疑问，元祈领着左樱来到总经理办公室。气派豪华的办公装潢在在显示出任氏的非凡财力，这种排场和气派不是一般小公司可望其项背的，就连白氏恐怕也无法与之并驾齐驱。

“无恩，我把人带来了。”元祈一派优闲的敲了敲门，随之推门而入。

如此自动的率性举止，可以看得出元祈和任无恩的交情匪浅，两人的关系不单只是上司和下属。一旁的左樱暗中观察一切。

“很好，我们再不出发，你就得挨骂了。”两人进门的同时，任无恩刚好批阅完手中的最后一份文件。为了参加今天中午的应酬，他必须把今天的所有工作在一个早上完成。好不容易，终于赶完了。

“我可是很准时的，代你参加完早会我就把人带来了。”元祈边说边把左樱领来任无恩面前。

任无恩正忙着穿西装外套，外套还没穿上，所有动作却在望见左樱时停止了。

“‘他’就是？”他的语气和神情好似看到灵异事件般。

“没错，就是‘他’。”对于主子的意外反应，元祈感到不解。任无恩向来沉稳冷静，他的这番问话显然破坏了他平日的形象。

“怎么是个女孩子？”任无恩皱了皱眉头，嫌恶地质问一旁的元祈。

“女孩子？”这回换元祈睁大了眼。“不会吧，东川樱是个如假包换的年轻小伙子，怎么可能是个小女生……”元祈愈说到话尾，愈没有自信。他自知自己又没见过东川樱光着身子的模样，怎能肯定‘他’究竟是男是女？虽说对方长得高挑俊秀，这也不代表‘他’一定是男儿身，之前在黑暗中他和任无恩并没看清楚‘他’

的模样。今日仔细一见，这小子果真有几分脂粉味。

“东川樱，‘你’到底是男是女？”元祈那俊朗的帅脸一瞬间慌成铁青。若这小伙子当真是个女儿身，这个乌龙可就闹大了。任氏企业所有员工都很清楚，他们任大经理的办公室是女人禁地，就连前来清扫整理的工作人员都是男的。

“我可从没表明过我是个男人，是你们从一开始就把我当作男人看待的。”左樱摘下她的蓝色眼镜，露出一双灵秀的美眸。所有五官中，她的眼睛最能凸显她的女人味。

她的眼镜一摘下，元祈自知大祸临头。惨了，他竟然向老总推荐一个小女孩担任他的随身保镖，完了，他的官位、他的前途……元祈那帅气的脸蛋不由得随之垮下。

“你果然是个女孩子。”任无恩此时已是面无表情。他的惊讶仅止于方才初见到左樱的一瞬间，如今，他又恢复那一成不变、相当严肃的扑克脸。

“怎么，我是女孩子又如何？难不成你有性别歧视？”左樱仰起头来，直视着面无表情的任无恩，他的神情严肃依旧，一如她的冷淡。

“我对女性并没有歧视，只是这间办公室我不欢迎女人踏进来。你走吧！”任无恩毫不留情的下逐客令，不论她的身分是否真为东川家的孙女，他都不能让她冒着担任保镖的危险。

“我尊重你的怪僻，可以不踏进这间办公室，但你要我就此离开任氏，我办不到。”左樱冷着脸走出办公室，她索性站在办公室和外界走廊的交界口，和他“谈判”。

“我需要一个身手极佳的保镖，但绝不是女人。”他再度申明。

“还说没有性别歧视，我的身手不会比你的任何一个手下来得逊色。”左樱闷哼一声，她的怒气积压在心底，只差没爆发出来。

“你的能力我在前晚已经见识，当时我会邀你成为我的保镖，就表示我

已承认你的实力，这一点你无需怀疑我的诚意。”任无恩绷着脸表示。“只可惜我不需要一位女保镖，不然你绝对是第一人选。”他软硬兼施拒绝她，态度比之前松了些。

“这么说你还是欠我一个人情。”左樱忽然冷冷一笑。

“没错。”任无恩倒也不失该有的风度。

“那么……我要你恢复我这一只手臂之前完好如初的模样。”她当着两人的面脱下身上的大外套及唯一的长袖银灰针织衫，右手臂那触目惊心的伤口仅以简单的纱布包裹着。单薄的纱布止不住过多的血量，早已透出纱布渗到外衣及右手腕的白巾上。

“唉呀，你怎么没有好好处理伤口呢，这样伤口会发炎化脓的……万一因此而留下疤痕，多么可惜。”元祈担心的声音抢先一步，压住了任无恩欲爆的情绪。主子的脾气他可了解得很，他不懂怜香惜玉，见到她如此虐待自己的伤口，他只会更加恼怒，不会好言相待。

“你不用管我，我要讨债的人不是你。”左樱不改她一派孤傲不驯的性格。

任无恩走出办公室，来到左樱面前，盯着她俊秀的脸蛋好一会儿，之后才缓缓地开口。“好，我答应你，我会负责把你手上的伤治疗到完全恢复为止。”出乎意外的，他并没有因此而震怒，反而迁就她的要求点头答应。这一点，让元祈感到相当不可思议。

总经理他……哪一根筋不对劲？

“元祈，在东川樱小姐疗伤的这段期间，你就让她暂住在我的寓所中。她若有任何需要，都由你去张罗，明白吗？”任无恩面无表情的下令，不待元祈响应，他立刻离去。

“无恩，那今天的高尔夫之约呢？我要不要跟你一块去？”元祈追问。

“由其它人去就行了，你留着照顾东川小姐吧。”任无恩头也没回地直往专属电梯走去。

“这下可好了，我真因此而被打入冷宫。”元祈无奈的低叹口气。天知道他要何年何月才能重返主子身边，任无恩表面上不说，他却可以感受主子对这次乌龙事件所表达的不满，身为贴身秘书的他立刻被发派边疆就是证据。

“你别怪我，这都是缘分。”左樱才不理睬他那一阵青一阵白的难看脸色，对于任无恩如此轻易接受她的条件，老实说她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不管未来局势如何，至少现在她朝着死神和主子的下落跨进一步了。

住进住宅的当天，元祈一直陪伴照顾着左樱，直到半夜才回到自己的住处。

任无恩是在半夜两点才进家门的，左樱从大门的开锁声便可以清楚得知。她不是故意要等门，而是在客房躺了一整夜，她就是无法入睡。她会认床，而且对陌生环境有着相当大的排斥感。

左樱躺在床上，聆听屋内的动静。她从缓慢的脚步声可以判定任无恩正往她所在的这个房间走来，甚至已经擅自打开这间无锁的房门。

躺在床上的她，原想佯装已经睡着，无奈她身体的本能反应却让她反射性的从床上坐立起来，凶狠狠地怒瞪夜闯客房的不速之客。

“你……想干什么！？”她低吼一声。

黑暗中的骤声，让刚踏进房内的任无恩吓了一跳。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任无恩随手打开灯，柔和的光线顿时照亮一切。

“这么晚了，为何还偷偷摸摸跑来这个房间？”左樱满是戒备的质问。同时，手中还握有一把小匕首。

“我……只是上来看一下，看看你睡了没有？”对于她的过分反应，任无恩感到莫名其妙。是他脱离年轻人的年代太久，还是这小女人防备过当，不然为何他一直感到这小女人太过神经质，甚至反应过分激烈。

“别说得这么好听，我可不相信你会这么好心。”她并不因他的解释而卸下戒心，相反的，她为他摸黑上来的举止感到相当反感。

“算了，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好好休息，晚安。”或许是累了一天，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可陪她浪费，因此道过晚安后，“砰”地一声，他便关上房门离去。

望着那紧闭的房门，左樱一人独日坐在床上发愣。“剩下六天……”

或许她该直接从任无恩身上取得消息，而不是把目标锁定在任无恩，可惜的是之前她曾和任无恩见过几次面，任无恩是不可能亲口告诉她这项线索，因为他晓得她的身分为白荷的左右手，而任无恩却不知晓她的来历。衡量下来，果真从任无恩下手才是上上之策，之前她还想不通三神组把目标锁在任无恩的居心何在，现在她终于明白了。

任无恩为任家之长子，同时也是任氏五兄弟中唯一愿意乖乖继承家族事业的一人。

万一他“因故”无法承担继承大望，那么想必这件重担就落在老二任无恩身上，而一心只想称霸黑道的任无恩当然不可能因此而乖乖就范，必定会想尽办法让任无恩能够顺利继承家业。况且，除了老大老二外，专职家庭主夫的老三任无情、担任模特儿工作的老四任无仇，以及仍在就读研究所的老五任无恨，皆是无法上得了抬面的人选。也就是说，除了任无恩和任无恩外，任氏家族没有其它可继承家业的合适人选了，就因如此，任无恩的重要性显然不可小觑。

万一任无恩有了继承上的麻烦，任无恩说什么也得帮他化解任何危机，这也是为何三神组要她从任无恩下手的原因了。比起任无恩，任无恩是容易对付得多了。

至少，他那些贴身保镖的身手没有一个可以构成威胁，她多得是可以下手的机会，不必太过心急。

左樱盘坐在床上，仔细思索过后，心头不禁踏实许多。一想到就快可以见到主子白荷，她的内心不由得涌起一股新生力量。只要可以再见到白荷一面，她愿意赴汤蹈火，不计任何代价。

3

自从白荷于纽约如捡回一只弃猫的把左樱带回日本后，左樱自此便与白荷结下不解之缘。

左樱虽然接受了白荷的好意，她沉默寡言的冷漠态度却丝毫没有改变。

来到京都的白家已经一个星期了，这一星期来，左樱不曾主动开口说任何一句话，就连白荷的关心问候，她也置之不理。右樨对于如此大牌的未来伙伴感到相当不悦，她不明白白荷为何要自讨苦吃，替自己带回这么一个大麻烦。就算白荷对她一见如故，也没必要如此迁就这个不男不女的大冰山。尤其现在正值白荷准备高中入学考试的重要阶段，她实在不赞成主子为此分心。

虽然白荷在白家势单力孤，她很了解白荷需要多一点支持力量的渴望，只是用这种方式从街上捡回一个身分不明的年轻女孩子，她实在无法谅解。

“荷，我把茶泡好了，还有你爱吃的甜点。”右樨心不甘情不愿的沏了壶煎茶，跪坐在白氏本家的日式庭廊，替主子斟茶并送上美味的京果子。

“我送去给樱吃。”谁知白荷自己都还没喝到半口茶，就拿着手上的茶点和温茶，快步走到庭院的一隅。

左樱正半躺坐在鲤鱼池边，静静看着池内的肥鱼，有时她会抬起头来，仰望那被松杉遮蔽的湛蓝天空。白荷的接近，丝毫没有引起左樱的注意，她该是发现白荷的到来，只是懒得理。

“樱，你手腕的伤，好一些了吗？”白荷笑吟吟的送来茶点和煎茶，温柔灿烂的美丽笑容真是让人着迷。

左樱淡淡地扫了她一眼，那僵硬的固定姿势并没有因为她的到来而改变。她动也不动，连正眼也不瞧，依然望着天空和池塘发呆。

“你如果哪里不舒服，一定要跟我说喔，来，喝点茶吧。”白荷穿著学校的水手制服，亲切地把手中的茶杯端放到她手上。

左樱没有拒绝，也没有任何积极的反应，就这么单手握著温茶杯。

白荷完全不介意左樱的冷漠，她以善良温柔的态度温暖左樱内心的冰冷。“今天是我们学校毕业考的日子，等过完这个学期，我就要毕业了，到时我就是个高中新鲜人了。”白荷和左樱并肩坐着，在含苞待放的樱花树下，诉说今日所发生的点滴。

今年冬季的气候较温暖，不过二月底，庭院内的樱花却已含苞待放。白荷望着顶上的樱花树，欣喜地期待初春的到来。

“你不想说话也没关系，不过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情。”白荷见她依然消沉，于心不忍。她拉着左樱那缠满纱布的右手，一脸诚恳的表示。“从现在开始，可不可以让我称呼你为左樱？”

这个不情之请，让一直沈默的左樱有了反应。

“左樱？”她抬眼，眼帘映入她如出水芙蓉般的俏颜。

“嗯，我从今以后就称呼你左樱好不好？”白荷好开心，左樱终于愿意理会她了。

“我不明白。”她摇了摇头，再度拉回抬起的视线。

“因为右樨是我的右手，而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左手，所以才会这么无体的要求你。”她简单的说明理由，极为简洁。

左樱听了白荷的回答，英眉微蹙。沉默了好一会儿，她才再度开口。

“这个地方有让你害怕的人或事？”左樱冷冷地提出这个疑问。

“你……怎么会忽然这么问？”白荷精致小巧的脸蛋上先是讶异，随后黯然。

左樱所提出的问题，让她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答。好难启口……

“你在这个空有富贵外表的家里，过得很孤单、很辛苦。”左樱一语道破

她现在的孤单立场。

“你认为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才会把你带回白家的？”白荷原本的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有着凄楚的感伤。

“这一个星期来，我虽不言不语，但你别忘了，我还有一双眼睛和一颗敏感的心。”左樱终于肯正视白荷，第一次不带敌意和冷漠。

“或许吧，我不否认我现在在白家是势单力孤，亟需外来的力量来辅助我。但我会带你回来，不全然是因为这个原因……”她的声音轻柔到快听不见。“当我第一眼看见你时，我便觉得你就是我一直寻找的那只左手，我找了好久好久的那只左手。”白荷真诚地看着左樱冰晶的眼眸，她竟然从左樱的眼底看得见自己的影子。

两人四目相对，心与心的交流在瞬间通了电。左樱望着白荷穿著水手制服的娇小身躯，终于了解她为何愿意跟随白荷前来京都的原因。

“我明白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左樱，从今以后世上再也没有东川樱这个人。”她伸出她的左手，语气坚定的点头答应。

从今尔后，她不但要成为白荷的左手，也要竭尽心力保护这个小女人。东川樱的这条命在白荷替她绑上白巾的那时开始，便已交付给白荷。

今生今世，左樱的忠诚，左樱的生命，终将只属于白荷一人。

睁开双眼，陌生的天花板，陌生的环境，让左樱一时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

她睁着双眸，清晰的现实记忆一点一滴的回到脑海中。

方才和白荷在樱树下的那段过往经历，原来只是一场梦境。多年前的往事，又不知不觉地侵蚀她的夜晚。特别是自从白荷行踪不明后，类似的梦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上演。每每在午夜梦回时分醒来，她总是泪水潸潸，眼角的泪水不曾干枯过。

左樱抹去泪痕，她从床上迅速起身并至洗手台洗去脸上的泪水。在还没找到主子之前，她不允许自己内心有些许软弱的念头，白荷下落不明，不知是生是死，她哪还有多余的时间流眼泪，并回忆过去时光的点滴。她要坚强起来，直到找到主子为止。

左樱简单梳洗过后，来到客房的阳台外眺望晨景。

任无恩的这栋别墅相当简朴，阳刚气味十足。以这间客房为例，刚硬的黑白线条和实用家具，成就了整栋房间的主结构和色调。整个房间比起饭店的装潢还更不具人性，相当符合任无恩脚踏实地的个性和耿直的行事风格。有关他性格的这些消息，是她在答应进入任氏企业之后所做的基本调查。

“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真是奢侈浪费。”左樱不以为然地站在阳台上，任由清晨的微风拂干她脸上半湿的粉颊。

放眼望去，这栋屋子闹中取静，周遭环境冷冷清清，不见半个人影，由此看得出来任无恩孤僻不喜喧闹的习性。如此一个孤傲独行的盛气男人，她要如何才能从他身上得到她所要的东西？来硬的，铁定不行；来软的，又不符合她的个性。仔细想来，任无恩的个性倒是和她有几分相似，又臭又硬，且同样惹人讨厌。

左樱的沉思被突来的敲门声打断，不待她回答，房门已被人打开。

“早安！”一大早来敲房门的不是别人，正是任无恩。才不过清晨七点，他便已一袭笔挺西装，一脸梳妆过后的清爽面容。

“是很早。”左樱冷冷地瞧他一眼。这老男人真有工作狂，星期天一大早就已全副武装，他的打拚精神和先前白荷在赌城时有得比。

“我来通知你，十分钟之后开始用早餐。用餐的地方在一楼大厅的露天阳台，如果不嫌弃，就一起吃吧。”他的态度和先前在公司没什么两样，依然面无表情，略带严肃。

“我知道了。”左樱回以一个不热不冷的答案。

任无恩透过无框的银边眼镜，淡淡地扫她一眼。她身上穿的是他那件年代久远的睡衣，昨晚元祈就算临时找不到睡衣给她，也没必要把这件最旧的睡衣借给她穿。难道元祈不知道他是相当珍惜这件衣服的吗？任无恩的视线一直落在左樱身上的睡衣，毫不自觉他的视线带给她多大的反感。

“还有其它事吗？如果没有，请你出去。”左樱不友善的冷问道。从刚刚到现在，他的眼一直没有离开过她身上，且他的脸色也没好看到哪里去。

“早点把身上这件睡衣换下，这是我的衣服。”任无恩就像是超级小气的铁公鸡般，如此要求。

“原来，你想说的是这个。”左樱恍然大悟。搞了半天，他不舍的是她身上的这件衣服。他此刻的心情她可以理解，她穿了他的衣服，等于侵犯了他的领域。想必相当不好受吧？

左樱不吭一声，当着任无恩的面，就把身上的男性睡衣脱下。“诺，你的衣服，还你！”她把手上的长袖睡衣裤往他身上去去，脸上满是不屑的神情。

她的这个动作，在短短的两三秒内便已完成。然而对任无恩来说，却宛如一个世纪那么长。

想想，长这么大到现在，他还不曾如此被人污辱过。该死的，这个年轻小女人还当着他的面脱衣服，难道她毫无羞耻心，可以随意在男人面前宽衣解带！？

她近乎赤裸的上半身仅仅穿著一件运动型的小可爱。

“衣服已经还你了，还不走？”左樱冷淡到极点，她的不悦来自于这男人的狭隘心胸。连一件睡衣都舍不得借人穿的男人，还会优秀到哪里去？纵使他是横霸商场、叱咤风云的商界魔手，那又如何？充其量，不过是个放不下旧睡衣的恋物狂罢了。左樱不理睬任无恩的铁青脸色，径自穿起她的衣服。

任无恩捺住火山般的脾气，“砰”地一声，重重地关上房门，这个小女人太过野蛮无礼教，一个有家教的好女人绝不会这样。她……真是让人头痛到极点！

“哼，装模作样。”见他很有风度的离去，左樱不以为然地问哼一声。

这家伙终究算是见过各式场面的男人，不会如此被她轻易激怒。这种男人要不是年纪大了没有多余的精力发火，要不就是只把她当作小角色，懒得理会她！不然平常男人早就光火的场面一到他身上，为何就不管用？

左樱穿好自己的衣服，满怀心事的走出房间，她没有心情再和任无恩玩游戏，白荷和死神的下落，一定要在五天内由他这条线索取得消息。

星期天的晨光早餐，很意外的，并不是只有左樱和任无恩两人一起享用。欧式造型的露天阳台上，除了任无恩和左樱，还多了一位不速之客。

“无恩哥哥，早！”说话的是一位花样年华的荳蔻少女。长长的髻发，娃娃般的可爱容貌，十足淑女打扮。

“亚馨，这么早就来了，我以为你会吃完早餐后再过来。”任无恩那僵硬的脸部线条在见到那女孩后稍稍松懈，他的脸上出现难得的温和表情。

“才不呢，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可以和你一起吃早餐，你想我会放弃？”亚馨嘟着声音，撒娇地走进露天阳台，在任无恩身侧生了下来。

行经过左樱座位时，她用眼角余光斜睨左樱一眼，充满猜忌与敌意。

任无恩的这间别墅向来少有访客，这不男不女的家伙到底是谁？怎能在难得的星期天清晨，和她心爱的无恩大哥一起共享早餐？光想到这一点，亚馨对突然出现在别墅的左樱便充满不友善的敌意。

“你常住我这边跑，庄叔会生气的。”任无恩责备地望她一眼，却不忘吩咐下人多添一副餐具。

“爸爸他才不会骂我呢，顶多他唠叨几句就是了。他是怕我打扰到你的公事，不然，爸爸很开心我常来找你一起去玩呢。”说话的同时，她的视线落在对面的左樱身上，打量的目光不曾停止；左樱倒是沉得住气，她静静地吃她的早餐，对尖锐的视线无动于衷。

“今天我恐怕没办法陪你，我有工作要做。”任无恩边说边继续翻阅他的英文报纸，一心多用。

“难道你今天还要去公司上班？”她嘟着小嘴。

“我要和几个商场上的朋友去奈良看地皮，顺便谈生意。”他沉声回答。工作上的事情，他向来不喜欢别人过问，尤其是女人。

“无恩哥哥，每次都这样，人家难得盼到星期天，还特地为你穿得这么漂亮呢。”见他如此卖力工作，就连她也无法稍稍改变他对工作的热爱，她不禁生起闷气来。

在他的心目中，她难道一点分量也没有吗？

见她闷不吭声，可爱的小脸蛋已然垮下，任无恩终于才把目光自报纸上抽离。

“来之前应该先打电话，就不会有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他端起咖啡杯，缓缓的轻啜一口，神情平静。

“人家还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谁知道你竟然不解风情，而且……还骂人家……”亚馨轻颤着声，泪水已堆积在眼眶中打转。她那楚楚可怜的模样，好似受尽了天大的委屈。

一旁静静吃着早餐的左樱，终于抬起头来，冷眼旁观。她那漠寒的双眸有着讥笑与不屑。

“你明知道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不要动不动就掉眼泪好不好？”可以听得出来，任无恩已感不耐。

“无恩哥哥，你以前不会对人家这么凶的。”亚馨哽着声，红了眼睛。今天任无恩的情绪显然不佳，不然他不会一大早语气就这么恶劣。他很疼她，就算她无理取闹，他也很少对她如此苛责的。

看着他板起面孔的模样，亚馨不由得掉下眼泪。

“亚馨，你没有必要因此而掉眼泪，不然，庄叔会以为我又欺负你，惹你不高兴了。”任无恩的声音绷得很紧，他的语气听似安慰又像责备。

一旁观战的左樱，自认没有兴趣继续看这场会影响消化的唇枪舌战，于是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准备离席。

“两位慢用，我吃饱了。”左樱略带嘲讽地望了任无恩一眼，随即准备离去。

“慢着！”任无恩和亚馨竟同时出声喝阻。

“有事吗？”她的目光瞅着任无恩，至于亚馨，她视而不见。

“才喝几口咖啡，这样叫吃完早餐了？”没想到，任无恩竟像老妈子似的望着她几乎未动的食物皱眉。

“食物不合口味，难以下咽。”左樱淡淡地回答。

她这话一出，一旁的亚馨暗自窃喜，任无恩最讨厌暴殄天物的人了。

“你想吃什么可以交代厨子，要他们替你准备。”没想到，任无恩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和颜悦色的如此表示。在旁的亚馨听了，内心醋潮汹涌。这家伙究竟是谁，值得任无恩如此宽宏对待！？

“知道了。”左樱对他的交代仅仅回答这么一句，转身便走。

“等一等！”这回换亚馨唤住她的去路。

亚馨离开位子，亲自来到她的面前。

左樱停下脚步，冷眸直瞅。“有何贵事。”她不耐地问。

“你是谁？”亚馨直问，语气当然相当不好。

“我的身分你没有必要知道。”仔细近看，左樱这才发现她的身材相当娇小玲珑，所谓的小鸟依人。像任无恩这种沙猪主义的大男人，显然特别偏好这一型的小女人。

左樱打量她的视线仅止一瞬间。

“我当然有必要知道你的身分背景，不是每个女人都可以和无恩大哥一起吃早餐的。”由她激动的语气中，可以知道她对在樱的存在是多么在意了。

“你如果想知道我是谁，不如直接问你的无恩哥哥。”左樱依然不愿回答，她把这棘手问题丢给任无恩，随后头也不回的离开。

“你……”被碰硬钉子的亚馨握着拳头，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她到底是谁？胆敢如此嚣张无理。

“别生气了，亚馨，左樱只不过是暂住在这里几天，等她的伤一好，她就会离开的。”没有了左樱的存在，任无恩似乎感到轻松许多。不知为何，他不愿让左樱见到他对亚馨的容忍放任。

“无恩大哥，不管这个女人是谁，你没有理由让她住进这个家里，除非有特殊情况。”亚馨说到特殊情况时，不免胡思乱想起来。

“你真的相当难缠。”见她追根究柢，他不禁摇头。“住进家里是左樱要求的，因为前几天她为了救我而负伤，我欠她一个人情。”

“是她要求住进来的？这未免太奇怪了。”亚馨相当精明，她才不相信左樱会无缘无故提出这个要求。

“你别胡思乱想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任无恩无心在这话题上打转，他重新翻阅起餐桌上的英文报纸。

“那家伙一脸阴沉，我才不相信她的动机这么单纯。”亚馨就是看左樱不顺眼，她决定要找机会好好查出事情真相。不管是谁，只要是想接近任无恩的女人，她绝对不会放过对方。

任无恩一离开自宅，左樱自认逮到好机会。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她偷偷来到任无恩的书房，准备大肆搜索一番。

偷入书房后，她身手矫健地翻遍里头所有资料。就连上了密码锁的保险柜，也在她高超的开锁技巧下被打开来。

经过一番折腾后，所有辛苦皆白费。

左樱毫无所获。

“这家伙果然精明得很。”她站在书房的书桌前，低头沉吟。之前她还冀望或许会有关于白荷和死神下落的书面资料，依照目前情况来看，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看来，她只好使出最狠的招数。

她冷冷地望着放在书桌上的那张照片，嘴角微扬。

照片上的任氏五兄弟显得相当年轻，看得出距离照片的拍摄日期至少有十几年以上。

照片上的任无恩和任无怨穿著高中制服，其它三人也各自穿著学校制服，虽然五人的表情略带死板，但青春洋溢的气息是无法掩盖的。这张五人合照的相片该是相当难得的，不然任无思不会如此珍视，甚至还摆在书房桌面上。

之前曾经调查得知，任氏五兄弟平常不相往来，感情并不亲密。虽然五人被住家老爷要求住在同一屋檐下，然而五人各自拥有私宅，只要任家老爷不在日本，五兄弟真正住在一起的机会少之又少，即使感情稍好的任无恩和任无怨，也不例外。

“本来不想跟你产生冲突的，现在只好放手一搏！”左樱冷眼望着照片上的任无恩，紧握拳头。

就在她要撤出书房的这时，忽地，一个突来的声音划破书房的宁静。

“我就知道你有问题。”亚馨推开房门，站在书房门口叫嚷。

左樱没想到竟然有人在她身后监视，她的心脏猛然跳了一下。回过神来，就见到亚馨那洋洋自得的嘴脸。

“你果然是个间谍。”亚馨走进书房，将房门半掩上。

“你看到了什么？”左樱讶然的神情仅一瞬间，反正都已经决定和任无恩摊牌，现在被这程咬金逮到辫子，也无所谓了。

“我看到你偷进书房，翻箱倒柜，看来你想找到某种东西。”她拿着手中的V8摄影机，得意地望着她。

有了这个证据，她就可以向任无恩邀功。到时他不但会感谢她，还会增进对她的好感。

“喔，那可真恭喜你了。”左樱缓缓来到她的面前，面带微笑。“我不得不佩服你，竟然没让我发现到你的存在。”她伸出手来，准备取走摄影机。

“别想拿回这东西，我不会给你的。”亚馨的动作倒是挺快的，她退后一步，紧抓着手中的机器。

“你以为你斗得过我吗？”左樱脸色一沉，准备对她出手。任何妨碍计划的人事她都得除去，不论对方是谁。

就在她伸出左手，准备强行得到带子时，一只强而有力的手制止她的行动。

“就算你毁了带子也没用，我全都看到了。”任无恩脸色阴沉地抓住她的左手，出现在她身后。

左樱动作敏捷的想甩开他的手，却动弹不得。

“你想怎样？”她寒着声问，信心大受打击。怎么可能，她竟然一点警觉性也没有？

“这话应该由我来问才对，你究竟是谁，接近我的目的为何？”任无恩逼近她，将她的双手制伏住。

“放开我！”左樱冷声警告，一股自右肩传来的痛苦席卷而上。她的右手

受了伤，根本便不出力，现在的她攻击能力大幅降低。

“这里没有你发号施令的余地，你再不老实招来，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任无恩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抓着她的颊，露出他阴狠的一面。

近来局势混乱，他对任何人都保持相当戒心，更遑论像她这样身手了得、来路不明的女人。

“你以为我会吐露任何一字吗？今天失手栽在你手中，我认了。”说话的同时，左樱的脑袋瓜却盘算着该如何逃出这里。她虽身负枪伤，却不至于连逃走的能力都没有。

这个住处的警卫能力不强，要突围并不困难，只要她愿意……但在离去之前，她得设法套出任无恩对于死神一事究竟知道多少。

“只要你愿意坦白，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任无恩面无表情的提出条件。

“别想和我谈条件，我没有兴趣。”她冷声一笑。

“那么就只好请你当我的阶下囚，直到你对你方才的行为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任无恩一声令下，身边的两名保镖立刻上前分别抓住她的左右肩。

左樱咬牙忍着伤处所带来的痛楚。“等等，我可以告诉你原因，但是必须私底下谈。”她突然改变主意，不合作的态度急转直下。

“喔，还没开始就投降了？”任无恩见她改变主意比翻书快，沉声一笑。

“你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机会，请说。”他不容许她清场的要求。

“我……要死神的下落。”她开门见山。

“死神！？”他愣了下，万万没想到她的目的竟然是和他毫不相干的人。

“没错，神德会的死神，你该知道他现在的下落。”左樱已无路可退，只好坦言。

“你凭什么肯定我一定会知道死神的行踪。”任无恩挑眉，深沉的眼眸中隐着不信任。她以为随便编个理由他就会相信她的谎言，未免太小看他。

“凭你是任无怨的哥哥，任氏企业的唯一继承人。”她直直瞅着他的黑眸，这男人老谋深算，他会如此轻易相信她的实话吗？

“这件事和无怨有关？”他锁眉反问。

“神德会是黑道的一份子，而死神和任无怨的交情无人能比，死神的下落，任无怨是最可能知道的人。”她直觉，任无思不会轻易相信她的话。

“那么你该找的人是无怨，不是我。”任无恩已在心底否定她所坦言的这个借口，他认为她欺骗他。

“如果我可以从任无怨身上得到消息。我现在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他不相信她，这正是她所想要的。

“无怨人在蒙古，要我帮你连络他吗？”任无恩语意已相当清楚，他不相信她的这番说辞。

“我说的是实话，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左樱逮到一个好机会，她可以以亚馨为人质，逼他说出死神的下落，就算他真的不知道，她也可以藉此逼他找出答案。

“你为何想要知道死神的下落，难不成你和神德会有关？”她的一言一行，甚至心思，他都一清二楚。

不待她出手，他已将亚馨揽入他的势力范围中，她伤不了亚馨。

“既然你手中没有我想要的答案，多言无益。本姑娘没心情和你瞎耗！”趁保镖不留神，她迅速出手，让身边的两名壮汉各吃了一拳，她下手之处皆为人体要害，就在短短几秒间，她便已自危机中脱身。

“抓住她！”毫不迟疑，任无恩的命令随之而出。然而，左樱的动作快到让人措手不及，他的命令才刚出口，左樱便已冲回书房，从敞开的窗户逃之夭夭。待保镖追到时，她早已不见踪影。

“溜得这么快。”任无恩闷哼一声，为手下的办事能力感到不悦。这么多大男人竟然敌不过一个女人，真是没用。

“别生气了，无恩，我带来的消息你一定会很满意。”元祈不知何时出现在面前。

“刚才的过程你都看到了？”任无恩脸色严肃得可怕。

“只看到一些，从她被保镖抓着开始。”元祈将手上的资料交给他。前几天任无恩吩咐他暗地调查东川樱的背景，所以他才会错过刚才的好戏。不然，他这个贴身秘书兼保镖怎会姗姗来迟？

“喔，这么快就有消息了！？”任无恩接过资料，边说边走进书房。

“我的办事能力一向不容怀疑。”他跟着走进书房。身后还有一个跟班。

“亚馨，你先回家去吧，我这边现在很不安全。”任无恩眼见她进来凑热闹，开口赶人。

“不要，人家也想知道她究竟是谁。”亚馨当然不愿离去。

“这种事情知道愈少愈好，如果你不想惹我生气，就乖乖听话。”他板起面孔警告。

“吃早饭时你告诉人家今天你有工作要做，可是你却出门后又折回来。这就表示你今天根本没有工作，早上你之所以那么说，只是故意说给那个间谍听，是不是？”她咄咄逼人的追问。

“我早上真有工作，刚刚逮到她闯入书房只是碰巧让我撞上，我是折回来取文件的。”说到这里，任无恩浓眉紧蹙，他没想到会撞见这不堪的一幕。

“我不管，人家就是要知道她是谁嘛，你就向人家透露一下下。”亚馨任性的撒娇。

她仗着任无恩向来对她的容忍，放肆的要求，殊不知，左樱的出现早已搞乱他以往的耐性和脾气。

“元祈，你送亚馨回去。”任无恩无情的下令，硬是不理会她的抗议，让手下立刻护送这位娇蛮的千金小姐回家。有时，他真的受不了她带给他的“噪音”和“惊喜”，要不是看在他和亚馨的父亲在商场上是交情颇深的好朋友兼生意伙伴，他才没有这么好的耐性陪伴一个小女孩。她刚满二十岁，而他是个已经快三十五岁的中年男人，纵然她对他如何的爱慕，他们两人是绝对不可能有结果的。关于这一点他曾经直言的告诉亚馨，然而她却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依然我行我素的主动追求他，同他示好，甚至黏着他。

有时，他也不免因此光火起来。然而，最让他困扰的是亚馨的父亲和任家长辈竟然有意将他与她凑成一对，不顾他对亚馨是否拥有一丝一毫的爱意。

感情之事是勉强不来的，他一直认为如此。对于所谓的爱情他采取随缘的态度，只要有机会，他并不反对找一个值得自己欣赏喜爱的女人来疼爱一辈子，只可惜活了大半辈子，这所谓的机会却迟迟尚未出现。根据元祈的说法，就算真有机会，也被他白白糟蹋了。

他曾经糟蹋男女之间的感情？他不这么认为。和他交往过的女人，不都是看上他的财富和权势？真心爱他以及值得让他真心以对的女人，只怕还没出现，或许他得有耐心一点，等等看下辈子吧。

任无恩站在自家的书房外，面无表情的严肃面孔下，没有人知道此时的他内心深处竟然有着一丝丝感慨。他，三十五岁，事业有成，身心成熟，坐拥财富，只缺一个女人来爱。唉！中年单身老男人的悲哀。

任无恩的感叹并没持续多久，当他的视线落在手中的资料表，阅读有关左樱详尽的背景资料时，他果愣住了。

任无恩的惊讶之情“难能可贵”地显露在脸上，当他的视线落在左樱曾经跟随保护的主子时，他更讶然了。白荷！？他的眉心紧拧着……

白荷这个名字他非常熟悉，前阵子将神德会搞得鸡飞狗跳的女人就是她。而白氏企业位在赌城的著名帝国饭店，也是从这个女人手中起死回生。虽然他不曾和白氏有过任何商业上的接触或合作，但白荷这号响叮当的冰山女强人，他可是久闻其名。没想到左樱之前竟是她的左右手之一。能够训练出像左樱这般具有忠诚度及好身手的主子，除了冰山美女白荷，也很难找出其它人选了。

“这可真有意思。”惊讶仅止于一瞬间，任无恩的嘴角浮起一抹若有似无的微笑。

“更有意思的我没写在资料上。”元祈的声音出现在房门后。

“什么意思？”任无恩紧皱眉头，看着他步入书房。

“东川樱的身世很神秘，据我目前所得的资料，她在十五岁和白荷相遇之前的一切，完全没有线索可寻。而且成为白荷的贴身保镖后，她的名字也改为左樱，东川这个姓氏她几乎不用。”这些资料可是元祈费了很大功夫才到手的，得来不易。

“如果她真是东川樱本人，那么她不就是……”任无恩微蹙眉。“我要你去调查她十五岁之前的真相。”他吩咐。

“我的能力范围可以做得到的，已经全部摆在你眼前了。”元祈摊了摊双手，有些无奈。

“你该知道我要的不只是这些。”他望元祈一眼，语气很不好。

“我当然知道。但最笨的方法往往是最快的方法，所以……”元祈顿了一下，故意的。

“快说！”任无恩只差没揍元祈一拳。

“所以你直接去问左樱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就好了。”元祈表面上显得镇静无辜，私底下却快笑翻肚皮了。他跟着任无恩已经好多年了，从未见过任无恩如此神经兮兮，左樱这女人的影响方可真不小，或者，他该称之为“酷女郎的坏魅力”。

“你说什么？”任无恩的面部神经瞬间抽动了一下。

“我提供你左樱现在的住址，你自己去问她。”

“没有这个必要。”他的脸色陡地下沉。

“如果你不担心这女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那就随便你了。”元祈耸耸肩，一派轻松。

“我不担心自身的安危，我是担心神德会的人会找麻烦。”他紧皱眉心。一旦和神德会的家伙牵扯上，就永无翻身之日。左樱会主动找上他，绝对和白氏企业及神德会脱离不了关系。

“找你……或找左樱小姐的麻烦？”元祈坏坏一笑。

“不都一样。”任无恩被他这么一问，竟莫名的烦躁起来。

“当然不一样，左樱和你是不同世界的两人，你们毫不相干。”他显然故

意挑起他的“斗志”。

“够了，元祈，左樱的事情就到此为止，我不想再听到有关她的任何一件事。”任无恩低斥一声，面孔严肃至极。

“是，无恩。”元祈压低声音，暗自窃笑。不容易啊不容易，要找到一个“稍微”可以影响任无恩情绪的女人，简直难如登天。任无恩很少把女人放在眼底的，更遑论要他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将一个相处不到几天的女人放在嘴边，甚至还不自知的关心起她的安危。依元祈能够洞察人心的特异第六感，无恩的表现真的很不寻常。

“我看啊，就要有百年难得一见的趣事发生了。”在被轰出书房前，元祈腿着笑眼喃喃道。

4

樱：

我不懂，你这样一个人不告而别在外面游荡到底有什么意义？美其名你是为了找荷而出走。我明白你是不肯面对荷和死神出走的事实，藉此逃避。你以为只要不见到白梅，或者毫无意表的在外面流浪，就可以冲淡你对白荷的思念和怨愤？别傻了，你这么做……你这么做只会增加自己内心对白荷的思念所产生的痛苦及对她违背承诺所带来的恨意。

如果将来你见到白荷，你真的开得了口责问？责备她为何因儿女私情抛开一切，甚而背弃我们三人之间的情谊？

自从荷离开后，我也曾与你一样伤心难过与不解。除去这些情绪反应，我们两人衷心希望的不也就是荷能够幸福的度过一辈子，只要她与死神幸福快乐，我们两人的牺牲也就不算什么了，不是吗？

由衷希望早日见到你的归队。

樨

“尽写些废话。”左樱读完手中的信件，皱着眉闷哼一声。

几天前，她捎了封信请右樨帮她调查任无恩和任无怨的弱点，并留下她暂时租赁的小套房地址。

今天她狼狈的离开住家并回到住处后，随即发现这封信函，左樱不但没有答复她想要的资料，还在信件上对她“晓以大义”，要她体谅白荷，为白荷做牺牲。这种话右樨写得出来，她可不想看第二遍。

懒懒的将手中信纸往床上一丢，左樱跷着二郎腿躺在床上，罐装啤酒不曾离开她的手中。

像喝开水似的，她一口又一口的将啤酒往肚子灌。已有醉意，却没有停手的意愿。

“再这样喝下去，今晚你绝对会喝死。年纪轻轻的，不要这么想不开……”不知为何，她的脑海竟传来白荷责备她的情景。如果白荷在她身边，一定会板着面孔数落她。

等白荷自觉该尽的“义务”足够后，就会坐下来，陪她一起喝酒。两个女人你一来我一往的喝个烂醉，直到天明。她刚跟在白荷身边的那段时光，

两人建立情感的沟通方式就是这样。

白荷的个性冷然内敛，不易对他人显露感情。在某些方面，两人却意外的相似，她会喜欢白荷，不是没有道理的。左樱瘫躺在狭窄的床上，一杯又一杯的酒精饮料已经麻醉不了她千疮百孔的心扉。她一直以为，自多年前白荷将她从纽约的罪恶之渊救出后，她已脱离天天烂醉如泥的地狱，没想到多年后的今天，在她自以为已经脱离的庆幸中，她再度陷入这恶梦里……她确信多年前自醉生梦死清醒的幸运不可能再次降临在她身上，白荷已经走了，再也不会回来……滚烫的热泪滑落她的脸颊，泪湿颈下的床单。

动也不动，她没有伸手拭泪，只是静静地任由悲伤的泪水浸蚀自己，她那硕果仅存的眼泪、情感早已随着白荷的离开而死去。她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活下去的勇气，没有人代替得了白荷，有谁能够救她再度脱离地狱？这次她彻底的绝望死心……

她伸出手，紧紧握住搁在床头柜上的瑞士刀，寻短的念头闪过她混乱昏醉的脑海中。

任无恩将车子停在闹区一处相当混乱的商业大楼前。

不过才观察了几分钟，他的眉头愈皱愈紧。这栋住商混合的大楼不但老旧，且出入分子相当复杂，可以撞见许多三教九流的阿猫阿狗出入。

“连住的地方都让人头痛。”任无恩手中拿着元祈所给的地址，顿时感到头疼不已。

直到决定出发前，他仍在犹疑是否真该亲自找上门。

左樱不是个简单的角色，他贸然找她，只怕会带给自己更多的麻烦；但，如果他没有搞清楚究竟谁是指使左樱的幕后黑手，他又无法安心……任无恩的犹疑在见到左樱所在大楼的混乱后全部瓦解，他今天一定得见到她。

停放好车子，他依循地址搭乘电梯来到大楼的十二一楼，往走廊深处走去。

在通过脏乱狭小的公共走廊后，在最尽头处他终于停下脚步，眉心蹙得更紧了。这个地方简直不是人住的……

瞧了房间号码一眼，他板着脸按下门铃，按了老半天，就是不见有人来应门，他的脸拉得更长了。都已经晚上十一点多，她竟然还没回来，未免太会鬼混了。任无恩站在无人应门的房门外，主观的如此认为。

直到他准备转身离去时，无意中听到从房间里头传出的低吟声，他的脚步骤然停住。

“不会吧？”最初闪过的念头，是左樱在房间里头磕药。从他踏入这栋大楼开始，在住商混合的走廊上便看见许多活生生的例子。许多不良少男少女三三两两的聚集在角落里吸毒打针、抽烟喝酒，现在从左樱房间中传来断续的杂声，不免让他直接联想到她在里头喝酒磕药。

“左樱，我知道你人在里面，开门。”眼见她故意让自己罚站在房门这么久，他的心头不由得升起一把无名火。“你再不开门，我就要撞门进去。”他撂下狠话，站在房外威胁她。

静等几分钟，房内依然没有动静，任无恩真的火大了。当他准备撞门进去时，这才发现，房门根本没有锁上，他才轻轻一转，房门便应声而开……

当他一眼瞧见房门里的情景，差点没呆楞住。房内的景象比他所猜想的还要糟糕，糟糕上一百倍、一千倍。

“你……这是在做什么？”眼前满地血腥，而左樱正躺在那片血泊中。她的右手腕上鲜血涔涔，被刀刃摧残的伤口怵目惊心的摊展在他面前。那深及见骨的伤处甚至让他无法确定，这伤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你真的找死！”任无恩迅速回过神后，很快的拿出大哥大呼叫救护车。

在任无恩尚且无法确定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前，冷眼旁观的他，心底竟涌起侧隐之心。望着眼前景象，他竟然同情起左樱这个不值得同情的女人。

“任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元祈接获任无恩的电话后，急忙自家中赶来。电话中任无恩仅表示左樱出了事，要他尽快赶来。

“你问我干什么，要问就问出你“介绍”的左樱小姐。”任无恩站在医院急诊室的病房外，脸色铁青如锈。将左樱紧急送到医院，已经是一个小时前的事了。

“你真依照我给你的住址，自己跑去找左樱问个清楚。”元祈的惊讶不在话下，老总的“效率”怎么这么快，不过才一星期的时间，他就亲自找上门来了。

“要不是听了你的建议，我不曾遇上这档事。”任无恩显然对元祈之前的提议多有抱怨，真是，这种闲事他想不管都不行，毕竟人命关天，就算是毫无人性的魔鬼，也绝不会见死不救的。

“她到底伤了哪里，要不要紧？”元祈见他出现少有的沉重脸色，不由得跟着紧张起来。

“我怎会知道，我不是医生。”他冷冷地应了一句。“这件事备就交给你处理，我要回去休息。”简单交代完毕，他望了一眼急诊室随即准备转身离去。

“等等，任总。”元祈追上前去。“你不能把左樱丢给我。”他“恭敬”地挡住建无恩的去路。

“我交代给你的，就是你的工作。”任无恩冷应一声，随即离开医院，再也不愿多待在此地一刻。他的衬衫、西装上没有沾染到丝毫血迹，但一旦他想起左樱躺在血泊的情景，那冲天刺鼻的血腥味立刻席卷他的全身。那充满血腥的刺激搅得他神经兮兮，全身不舒服，恨不得早一点离开医院。

“真是，自找麻烦，想死也不死得干脆一点。”任无恩臭着脸，就这么带着一身的血腥及怒气自行开车回家。

车子才一进车库，他就知道又有麻烦了。亚馨的私家轿车停在门口，而客厅的灯火通明，这就表示她又不请自来的来到这个家里，且“心甘情愿”地等他回家。

“该死！麻烦一个接一个来。”他坐在车子内，低骂一声，显然已无下车的兴致。

与其拖着疲累的身子回家面对一个让他进退两难的女人，不如去找一家旅馆休息。

今晚他已经够累了，可没有多余的精神及耐性应付一个小女孩。

主意一打定，他立刻重新发动刚熄的引擎，以熟练技巧将车子倒出车库，火速离开刚踏进门的自宅车库。

左樱自杀未遂，因为紧急送医得当，她的一条小命总算从鬼门关救了

回来。

待她在医院病房一醒来，她无法置信，她自己竟然还活在世上，她多么希望她的存活是一场恶梦，为什么她会获救？会捡回一条小命？

白荷下落不明，而唯一的朋友右樨现在人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更不可能把自杀未遂的她送到医院。她确信，在这世上她已没有任何朋友、家人，可以把自己从鬼门关中救回。究竟是谁呢？是谁多事，妨碍她一走了之的心愿？

可悲如她，就连想死也都死不了。左樱睁着眼睛，躺在病床上盯着顶上白花花的天板，为自己悲哀的处境感到可笑。她不同情自己、更不可怜自己，只是感到可悲又可笑……她打从心底憎恨救回她一命的那个人。

“你终于醒了？”一个突来的声音侵入她自处的空间中。

左樱循着声音，望见站在房间门口的元祈。她的晶眸仅仅望了他一眼，便懒懒收回。

她不意外见到他。

“还好你已经醒来了，不然我会一直担心你呢。”元祈堆着笑脸来到她床前，手中还提着他刚从外面商店买回的早餐。“我就有预感你今天一定会醒过来，所以多买了一份你的早餐。”他将手中热腾腾的西式餐点放在病床旁的床头柜上，小小的几上摆满了食物，热咖啡、培根吐司、现烤松饼、柳橙汁、果酱、奶油……

“你是在野餐？”左樱冷冷地望了满桌食物一眼，冷讽道。

“没办法，老板命令我要好好照顾你，如果我没把你照顾好，我可是会被杀头的。”他边说边将病房的窗帘拉开，明亮温暖的朝阳洒满一室。

左樱听他这么一说，清瘦的脸蛋顿时显得苍白。“是……谁把我送到医院来的？”她苍白着脸，心底暗忖千万不要是那个男人。

“当然是医院的救护车把你送来医院的。”元祈故意回以一个会错意的答案。

“我不是指这个。”左樱皱了皱眉，无意再把问题重复一次。

“你指的是谁发现你……做傻事？”他很坏的故意强调“做傻事”这三个字。

“我才不是做傻事。”左樱垂下眼帘，强辩道。“到底是谁发现的？”她一定得知道答案。

“你以为我为谁做事呢？”元祈将这问题反丢给她，她如此聪慧，不会不知道答案为何。

“为什么他曾发现？”她抬起颌首，冰冷的晶眸直盯着他。

“这我就知道了，老板做事向来不会告诉别人原因。”他耸耸肩，一副你自己去问他的无辜表情。

“你会不知道才怪。”左樱不以为然地问哼一声。

“你就别为难我了，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元祈假装无奈。“这个问题你等老板来医院之后再问他不就得了，嗯？”自始至终他温和的笑容不曾断过，如果说任无恩是个不苟言笑的臭石头，那么他这个尽忠职守的手下就是个专门“卖笑”的“卖笑帅哥”喽。

“你以为我会开口问他吗？”左樱嗤哼一声。对他，她才不屑开口呢。

见她俏丽的脸蛋上满是倔强，元祈不由得摇头苦笑。“你刚醒来，需要好好休息。

我还有事情得到公司去一趟，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打这支电话来找我。”

他将一张名片放在桌上，细心的交代着。

“如果我消失了，不要试图找我。”左樱冷声警告。

“我是无所谓啦，但是老板我就知道了。”元祈另有所意的回她一句，随后带着笑容离去。

“哼！”左樱冷哼一声，半躺在病床上。她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任无恩所救，那家伙没有道理会出现在自己的住处，就算她因为探密失败而被他纳入黑名单中，他也没有道理亲自出马，他有那么多手下可以指使，何必亲自出马。左樱疲累的躺在病床上，打量周遭环境，她感觉得出自己身处的这间病房相当豪华，不是一般人住得起的特等病房。

何必如此礼遇她呢？左樱不解地自问。当她的视线扫到茶几花瓶上的美丽白荷，一颗心陡地下沉。那一株如出水芙蓉般的美丽荷花，如引线般的点燃她和白荷之间的回忆。

“该死！这花是谁带来的！”左樱双手抚头，头疼欲裂。她无法忘怀这段过往回忆，这段比她生命还要重要的记忆……左樱抱头，嘴里不停咒骂着。她需要酒精来麻醉自己，好忘掉她对白荷爱恨交杂的思念，不然她会痛苦而死……酒……

左樱抱着头，从床上边走边滚下来，想藉酒精来麻醉自己。

拖着虚弱的身体，她踉跄的走到病房门口，想立刻离开这个毫无烟酒的鬼地方。谁知她的脚步才跨出病房没两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才刚从鬼门关回来，你就又想作怪玩命？”那低沉且带着酷寒的声音穿透身后的空气袭来，左樱一听到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整个背脊发毛起来。正想回头，一个重心不稳，她虚弱的身子竟往身旁的墙上撞去……

“小心！”任无恩眼见她整个人直直往旁撞去，连忙飞步向前，及时将她清瘦的身躯扶住。

跌倒的危机是解除了，两人之间的姿态却突然变得极为尴尬，任无恩从身后环抱住她，双手紧紧触碰到她娇软的身躯。这种肌肤相亲的亲昵感觉让两人瞬间感到一股电流通过，刹那间，两人都呆愣住了。

“放开我……”左樱首先从两人的窘状中清醒。她红着脸，虚弱的吐出这两个字。

她身体感到相当疲倦，就好似过度游泳般的疲累。方才的危急让她的背紧贴他宽阔的胸膛，她便不出力气来挣开他的束缚，只好颤声开口。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胆敢和她如此亲近，即便他是为了救她免于受伤，也不容许他如此靠近。

“听到没有，放开你的脏手。”见他无动于衷，左樱加大音量。如果是平常，她一定挣脱开他，然后赏他一拳。下流的男人，乘机吃她豆腐。

“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没有资格讲这种话。”任无恩寒着脸冷讽她，他不但没有放手，反而将她整个人打横抱起。

“喂，你要干什么？再不放手，我要……”她想不出任何可以搬得上台面的台辞。

现在她的任何条件皆处于弱势，要她拿什么筹码和他对抗？

谁知任无恩往病房移动的脚步竟然停了下来，他就这么抱着她站在医院走廊上，无视于往来人群的侧目。

“你想怎样，这问题该由我来问才对。”他臭着脸低望怀中的左樱，这女人不但蛮横孤僻且还相当自负。她以为她是谁，他会对她怎样？

“放我下来。”左樱再度重复。她讨厌和他人有任何形式上的接触，包括言语和身体上的任何接触。

“可以，但不是现在。”说完，任无恩便抱着她走进病房，直到病床前，他才小心翼翼地将她放在床上。他的个头虽然高大，动作却异常灵敏轻巧，和她想象中的差异甚大。放下她后，他甚至还帮她盖上被子。

“多管闲事。”左樱坐在床上，冷冷地应了一句。

“这种闲事我才不想管，你以为我喜欢？”任无恩高大的身躯占去她大部分的视线，逆着窗外透射进来的阳光，她无法看清楚他此刻的表情。

不看也罢，她转过头，将视线自他身上抽回。她懒得再和他说话。

左樱沉默下来，任无恩跟着沉默，然而他打量的眼不曾离开过她。

两人之间的沉默持续了好几分钟，直到任无恩打破僵局。

“我只想知道，你的双亲是不是在多年前死于一次车祸意外中？”

他这问题一出，当下令原本脸色苍白的左樱变得更加铁青。左樱没有说话，她只是惊愕的抬起头来，直愣愣地望着他。

“你就是那次车祸事件中双双身亡的东川夫妇的女儿东川樱，是不是？”他突然来的问题残酷地通她忆起内心深处隐埋的伤痛。这个男人怎么会知道得如此清楚，甚至看透她现在和过往的一切？

见她脸色苍幽，冷汗直流，任无恩已明了答案为何。

“我猜得没错，你果然就是她。”任无恩面无表情。她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够差了，他不该如此刺激她，然而事态紧急，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是又怎样……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左樱咬着唇，神情黯淡。

“对你来说，你或许认为不重要，不过对你那位日薄西山的爷爷来说，却相当重要，因为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生命。”他语带玄机，左樱一时反应不过来。

“我不懂你说什么，我没有任何亲人。”她那俏丽英气的脸蛋显得更加黯然。

“你有的，只是你不知道，或者……不小心忘记了。”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不管是已经忘记或者是你在胡说八道，总之我不在乎我是不是还有任何亲人活在世上，你不必多管闲事。”左樱压抑住心底的激动，冷冷表示。为何每次只要一看到这个男人，她的手脚就开始冰冷且情绪激动？很少人能够左右她的情绪。

“我不是多管闲事，这是我的家务事。”任无恩在心里摇头，这个小女人的态度难道不可以和善一点吗？纵使他们两人的关系和立场对立，她也没必要和自己的身体状况过不去。

“你的家务事？”左樱一听，先是一愣，之后冷嘲起来。“难不成你还是我失散多年的哥哥？我可不记得我还有一位像你这么老的哥哥。”左樱很坏的嘲笑他。

“我的干爷爷，就是你的爷爷。”他对左樱的嘲笑置之不理。对她来说，他的年纪的确年长了些。而她，只不过是一个全身充满叛逆性的小女孩。

“我管你什么干爷爷、湿爷爷，总之我不想理会你的任何问题。请你走吧，我想休息了。”左樱毫不客气地下逐客令，他的问题仿佛引不起她的任何兴趣。

“你的确需要休息。”任无恩淡淡地丢下这句话后，毫不犹豫地离开病房，独留下左樱一人呆坐在病床上。原本疼痛不已的头，因为任无恩的加入让她的痛苦变本加厉，视线一扫，那株高雅秀丽的白荷，竟令她的心脏也莫名其妙地病了起来。

她骤然明白，这朵白荷存在的原因。

他是故意的，因为他清楚知晓她过去的一切……

5

“真意外还能在医院见到你，左樱小姐。”元祈于下午再度来到医院，当他看见左樱并没有如她所说的失踪，而乖乖的待在医院吃特制的病人营养晚餐时，可想而知他是多么惊讶和开心的。

“我可是一点也不意外。”左樱冷冷地看他一眼，径自吃着自己那难以下咽的晚餐。

她不是不想离开这个鬼医院，而是因为她的体力太差了，差到让她连走到房内的浴厕都嫌吃力，以往她那永远用不完的精力全部消失无踪。

“你的体力尚未恢复，所以你最好乖乖留在这儿。”元祈笑望她那盘着腿吃饭的神态，这女孩不是普通的好强和倔强，就连生病时，也不肯好好吃顿饭。看她吃饭时的不甘愿模样，好象那饭菜和她有深仇大恨似的，真可怜了那些被吃的饭菜。

“不关你的事，别吵我吃东西。”左樱才不理睬他，只要等她体力稍微好转，她会立刻消失。

“我是来告诉你一个消息的，其实老板他非常担心你，你知道吗？”

左樱一听到他的话，自食的动作停了下来。

“今天早上我拿早餐给你时，我以为老板他人在住所，结果打电话到他住处准备向他报告时才知道，原来老板昨晚没回家，而当我打完电话准备离开医院时，就在医院走廊和老板撞上了。”元祈说到这里故意顿了下，仔细观察她的神情变化。

她没有多大的表情，依然冷然孤傲。“你猜，老板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医院？”

“我没兴趣知道。”左樱连看都不看他。

“因为老板非常担心你的伤势，所以他一大早就从下榻的饭店赶来了。”身为任无恩的手下这么多年，他不曾见到老板如此有“人性”过。老实说，他真为他的转变感到高兴。

“我不意外，因为我是他的干妹妹。”左樱语不惊人死不休，着实让元祈大感惊愕。

“没想到你还真有幽默感。”他摸着额头大笑一声，自己真是太小看她了。

“无聊！”左樱斜睨他一眼，重重地将手中的饭菜放回床头柜上。她吃饭的兴致已经全部消失，他倒尽她的胃口。

“我该讲的也差不多说完了，对了，老板说他今晚还会过来，左樱小姐，你就慢慢期待吧。”元祈很坏心的放消息给她，如此，在任无恩抵达的这段时间，她定会焦躁不安。呵！

“等等，我有问题要问你。”左樱唤住欲离去的他。

“可真难得。”他停下脚步，侧身笑望左樱。

“你那里有没有烟？”左樱皱着眉问。

“当然有，偌，全部给你。”他从西装口袋中取出一句完全未开启的烟。他不抽烟的，这烟是特地为她准备的。

左樱伸手接住他去过来的香烟，身手老练且帅气。

“谢了。”双手碰触到香烟之后，她的心情大好。

“不用客气。”元祈给她一个相当温柔的微笑。

左樱仅瞥了他一眼，之后径自打开烟盒。

“你忘了这个。”元祈又丢给他一个打火机。

她伸手接住。这次，她回以一个冷然的笑容，似微笑又似嘲讽。

“别忘了，我的主子晚上会过来。”他强调道。

“我会恭候他的大驾。”左樱那双冰晶的眼眸映出一圈又一圈的烟雾，语中充满了挑战意味。

“喔，她真这么说？”任无恩坐在专属办公室的反椅上，饶富趣味地反问身边的元祈。

“没错，我告诉左樱你今晚到，她最后丢下这句狠话。”元祈依然一身整洁的帅气西装，全身上下散发着都会雅痞的文明气息。“真有意思，是不是？”他将左樱之前在医院对他所说的任何一句话，一字不漏的转告他。

“她会恭候我的大驾才怪，这种鬼话有什么好跟我报告的，浪费我的时间。”

任无恩沉哼一声，重新埋首他的文件堆中。

“你好不容易才找到她，为什么不直接带她回东川家？”

“她的态度你又不是没有看见，依她现在恨我的模样，她会愿意乖乖跟我回去吗？”他没好气地回答着，元祈明知故问，真该打。

“我现在才发现原来你这么有绅士风度。霸王硬上弓这句话你不会不知道吧？”元祈很坏的提醒他。元祈和任无恩两人在工作上主仆关系，然而私底下两人的交情却相当好！

“你要我强行带她回去看干爷爷？”他拿下鼻梁上的眼镜，紧皱眉心。

“这是你的一贯作风，不是吗？”他故意反问。何时这位先生变得这么客气？

“非不得已，我不想强迫女人。”他沉声表示。

“女人！？无恩，你真把东川樱当成女人对待？”

“她本来就是女人，纵使看起来不像。”任无恩责备地望他一眼，这家伙不晓得又在动什么鬼脑筋。

“可是认识你这么久了，你很少把女人当女人看待，更别提那种男人婆。”元祈一脸疑惑的表情。

“别忘了，她的身分和他人不一样。”任无恩简单的交代一句。

“所以你才待她特别，甚至还送花给她？”元祈扬眉，故意找他麻烦。

“我将那株白荷摆在病房内的用意你该晓得，我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任无恩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是是是，你这个人老谋深算，我永远追不上你脑袋瓜子中所想的。”元祈当然明白他心底真正的用意，只不过有时候装傻是必要的，以免被天妒而

早死。

“她的心理毛病太多且相当严重，不早点下重药是不行的。”他摇头，语重心长。

这次左樱自杀未遂，下次她不晓得又会要什么花招？与其它得防不胜防的送她到医院，不如下重药治标治本，务必把她的心理毛病全部根除。

“依我看，要医好她的心病可不容易。”元祈如此认为。

“何止不易，简直是自找罪受。”他有同感。要不是因为她是干爷爷的亲孙女，他才懒得理会她。

“无恩，如果除去你和东川老爷的关系，你会想帮助左樱吗？”元祈试探他。

“别试图刺探我，元祈。”他回以一个警戒的眼神。“我和东川樱不可能发生你想的那种状况，永远不可能。”他严肃的表示。

“你都说不可能了，我还敢偷想吗？”元祈耸耸肩，决定暂时饶了他。

元祈只不过小探一下，这家伙就这么火大。要是他真开口直问，岂不让任无恩抓狂？

啧啧啧，真不容易啊，能够让老板在嘴上叨念三分钟的女人，终于出现了。

待任无恩晚上抵达医院，左樱竟然没有失踪。她乖乖地坐在病床上，不发一语，直到任无恩的开门声划破她独处的空间、时间。

任无恩踏进病房，映入眼帘的是她那带着苍幽的俏丽容貌。在微弱的昏黄灯光下，她那清瘦的瓜子脸显然更加秀丽。

“你的脸色比早上时好得多了。”任无恩走进她的身边，缓缓开口道。

“不好怎么行，我可不想一辈子都待在这间儿医院。”左樱懒懒地斜睨他一眼，他依然一身西装衬衫，穿戴得一丝不苟。

“很好，你会有这种想法，表示你已经不想自杀了。”他不动声色的打量她。

她那修长的双手双腿衬着她硕实的身材，刘海微乱地披散在额前，清丽中性的美感下带有相当浓厚的叛逆色彩。尤其是她右手臂前的刺青，更让她和一般女孩迥然不同。

她的四肢及身上可触目之处，到处是碎小的伤痕及烟烫的痕迹。以一个男人审视女人的眼光来看，她身上那过多的印记是不合格的，然而左樱身上却散发着一股寻常女孩所不会拥有的吸引力，触目可及的伤痕反而凸显出她特有的叛逆美感。

半坐在床上的左樱感受到他打量的目光，她抬起头来，以孤傲的冰冷眼神回望他的视线。

见她怒目相向，任无恩不但没有动气，脸上的严肃神情反而柔和许多。“你不要每次见到我都这么杀气腾腾的，除去我们之间的某种利害关系，我和你并没有深仇大恨，是不是？”他温和地望着她，试图缓和她的不友善态度。

“我没把你当成敌人。”她淡淡扫他一眼，抽回目光。

“但你也不会把我当成朋友。”

“知道就好。”这家伙不笨，他有自知之明。

“我今天前来，是想向你表达我的友善，或许这样可以改善我们两人现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关系。”

“没有用的，我不接受你的求和。”她可是连听他开口的兴致都没有。

“难道你不想知道白荷和死神现在的下落？”他走到窗边，视线落在那株白荷上。

听到他的这句话，左樱神情瞬间丕变，变得复杂。“你想拿这个答案和我谈条件？”她定定地看着他，语中充满不确定感。为何他的态度突然软化，难道真和他所谓的干爷爷有关？

“那天你从我的住所落荒而逃后，我打了通电话给无恩，向他探听你主子的消息。”他说到这儿，故意停下。

“结果呢？”左樱迫不及待地急问，眼神亮了起来。

“结果我现在不能告诉你。除非……你答应我所提出的条件。”见她迫切的模样，他已知胜券在握。

“你想怎样的条件？”左樱只觉好笑。现在她身上的所有财产只剩下命一条，他还能从她身上拿到什么东西？难不成……

“我要你跟我回东川家去见你的亲爷爷。”他简单扼要的将条件说明。

“就这样？”左樱微蹙眉心，对他所提的条件不感意外，她果真猜对了。

“嗯。”她没有一口拒绝，可想而知白荷在她心中的分量了。

“O K，成交。”左樱思索不到三秒钟，她一口答应，毫不犹豫。“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我的主子现在人在何处？”只要她一得到答案，她立刻动身找白荷。

“我当然可以告诉你，不过在此之前，你必须先完成你的承诺。”他咬定她不得不答应。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要我？”她反问。

“我以我的人格保证。”任无恩严肃的表示，他很少以此承诺任何事情。

“你的人格对我来说毫无价值可言，我才不稀罕。”她没好气地看他一眼，不管在外人眼中他是多么了不得的人物，在她看来，他只是一个有钱有势，霸道好管闲事的“老”男人。

“你这么说过对我是很严重的污辱。”他沉声警告，脸色转为铁青。

“我只是说出我的想法，没其它意思。”他何必把她的每句话当真，真是太辛苦他了。

“如果你的身体状况可以，我们明天出发。”他简单的问着。

“要现在走都没问题。”她的身体状况无所谓，只要可以早一点得到主子的下落，她什么都可以忍耐。

“白荷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为了她，你连命都不要了。”从他手中的资料，他无法理解为何她对白荷如此忠诚，早已超出两人之间的主仆关系。

“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你无需过问。”她回以一个相当冷淡的答案。

“如果你是个男人，你会爱上她？”他问。

“不，我会守护她，一辈子守护她……”她的神情黯淡下来。

“你的忠诚让人动容，现在已经很少可以找到像你这样忠心不二的左右手了。”任无恩心有所感的表示。

“可惜……死神抢走了她。”说到这里，她的眼睛竟蒙上一层泪雾。那爱恨交杂的复杂神情，让一旁的任无恩感到愕然，这是她第一次毫不遮掩自己的情感，自然不造作。

“你一定很恨死神？”他问。

她摇头，神情凄然。“我不恨任何人，我只恨我自己。”她给了他一个相当意外的答案。

“你恨你自己？”他的语气带着讶然。

“嗯，非常厌恶，厌恶到恨不得杀了我自己。”她黯然地点头，隐不住心底的凄苦。

“你有很多种可以自我解脱的方法，不必要自我了断。”他的话中带着关心。

“譬如？”她挑眉，间话中有着挑战意味。

“你可以试着忘掉过去的一切，重新来过。”他没有发现自己话中带着心疼。

“有些事情不是说忘就忘得掉。”她闷哼一声。

“你必须努力去试着遗忘。”他望着她的眼眸说。“酒精和毒品绝对无法帮助你解脱。”他知道她过往的恶习。

“我没有吸毒，我很久不碰那种东西了。”她咬着唇说，怎么她整个人全部被他看透，如透明人一般。

“你的个性不适合说谎，千万则尝试。”他沉笑一声。“你是很久没碰毒品了，直到你主子离开后。”他可以理解她又堕落的动机。

“这不关你的事。”她别过头。

“直到见到你亲生爷爷之前，该管的事情我绝不会放水。”他斩钉截铁表示。

“卑鄙。”左樱轻碎一声。

“我早已习惯别人这么说我，多多益善，晚安。”他轻笑一声，带着笑容转身离去。

左樱拧着眉坐在病床上，任无恩所说的任何一句话皆令她反感，然而最让她气恼的是，原本她是想激他生气的，为何到最后他却挂着笑容离去？且那笑容中包含着某种胜利意味……难道她的妥协是错误的，她不该和他交换条件？左樱坐在病床上，混乱的思绪占领了她的小脑袋瓜。

自从白荷离开后，这是她第一次将脑袋瓜用在思考其它的事情上。

她该感谢任无恩吗？当然不！

“爸，你快点帮人家想想办法嘛，我和无恩大哥的婚事再这样拖下去，他会对人家愈来愈冷淡，说不定到最后他就不要我了。”亚馨和父亲庄从德坐在自家书房内，她依偎在父亲身边，以不满和撒娇的语气对父亲抱怨着。

“乖女儿，别胡思乱想，无恩除了对你相当宠爱，也不曾见他如此疼爱其它女孩子是不是？”庄从德以相当宠溺的语气哄着这唯一的宝贝独生女。

“话是没错啦，可是我觉得最近无恩大哥对人家愈来愈冷淡，上次我到他家玩，结果等了一整个晚上，也没等到他回家。”

“无恩工作很忙，他常以公司为家，不回家睡觉是很正常的。”庄从德笑着说。他那精明干练的面孔也唯有面对宝贝女儿时，才有慈爱和缓的一面。商场上，庄从德的精明、狠准可是出了名的，和同为商界冷面杀手的任无恩不分轩輊。

“可是他很少把他的大哥大关机的，最近我想找他，连电话都打不进去。”她嘟着小嘴抱怨道。

“你可以找元祈要人啊，只要找得到元祈，就一定可以找到无恩的行踪。”

庄从德笑着安慰。

“我试过了，元祈这小子总是不肯告诉我无恩大哥的行踪，我真是愈看他愈不顺眼。”这才教人生气呢。

“这你就不聪明了，我的乖女儿，既然元祈是无恩的得力助手，说什么你也得打通元祈这一关才行。如果你和元祈作对，就是和自己的终身大事和幸福过意不去了。”庄从德老谋深算、阅人无数，他懂得任无恩和元祈两人之间的交情匪浅，也知晓元祈待在任无恩身边的重要性，这小子对任无恩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只要他建言一句，甚至可以改变任无恩的某项决定，任无恩对他之信任由此可见。

“这我知道，人家已经很努力的想办法讨好元祈那个家伙，就是没办法改变他对我的那种烂态度。”亚馨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对她的不友善，元祈这家伙做人八面玲珑，唯独对她，常常故意刁难。

“我相信元祈对你并没有成见，他一定是看你可爱，所以才处处为难你。”他抚着宝贝女儿的头发安慰道。看样子他改天得抽空警告元祈，对他下点重药，不然他的存在对亚馨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我才不这么认为呢，我知道元祈一直看我不顺眼。”她又不笨，怎么会看不出来。

“不然，改天爸爸请无恩和元祈吃饭，再向他们探个清楚，OK？”

“爸，那我和无恩大哥的婚事，你打算什么时候讲？”她撒娇地问。

“这我自有打算，你不必担心，乖女儿，爸爸不会让你失望的。”他向她提出保证，相当自负且自傲。

“既然老爸都这么说了，我就没什么好担心，一切拜托你了，老爸。”她开心的亲吻父亲的颊，乐不可支。

“你好像恨不得立刻离开爸爸的身边，乖女儿。”他故意表现出伤心失望的神情。

“才不是，如果可以，我希望永远待在爸爸身边，永远永远不要离开你和妈妈。”她轻拥着他，嗲声依偎着。

“我才不要呢，这样子你永远别想嫁出去了，爸爸可不希望你变成这样。”庄从德笑着摇头。

任无恩和亚馨虽然年纪差距甚大，但也唯有如此，任无恩才能够照顾容忍亚馨，不然以他宝贝女儿的任性脾气，这世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让她心服口服，愿意乖乖听话。他确信，除了任无恩，别无人选。他知道与任家的婚事，对任无恩施压力是无效的，在任家唯一制得住任无恩的只有任老爷了。

看来，他得尽快登门拜访任无恩的爷爷，好促成这段美好姻缘，庄从德信心十足的下这个决定。

左樱的身体状况远比自己所想象的糟糕许多，她以为自己可以和以前一样，只要休息个一两天，就可以再次生龙活虎。然而她错了，她还来不及

等到自己恢复体力，神德会的三神组就已找上门来。在不知不觉中，日子竟然已过了七天。

三神组向来集体行动，集体现身，当三人一身黑的出现在左樱眼前时，她才想起和三人的约定。

“看来你伤得不轻。”“恶神”娄鬼站在左樱面前，以一种居高临下的鄙视姿态俯视病床上的她。

“还劳驾三位特地来看我，真是感激不尽。”左樱反讥道。这几天她的生活过得糊里糊涂、一团糟，她早把三神组来找过她的事情给忘得一乾二净了。

“你自知在七天之内得不到消息，所以不必等待我们三人动手，便想以死谢罪？”“恶神”娄鬼那阴沉的脸孔以黑面罩包里住，仅仅露出他那双毫无人性的凶狠眼神。

“可惜我没死成，被任无恩那家伙坏了你们的计划。”她阴笑一声。

“那么你现在是要自行了断，还是要我们动手？”三神组没有放过她的意思。

“这条命我并不想要，不过在没有见到白荷和死神之前，我还不想这么早去见阎王。”她浅浅一笑，笑得无惧坦然。

“你是在请求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话可说。”她不否认也不承认。

“可以，反正你这条小命想跑也跑不掉，不如就再给你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很意外的，三神组并没有赶尽杀绝。

“我可不得记得我有什么需要将功赎罪的地方，别把话说得这么好转。”她冷冷地望了三人一眼。

老早就听说过三神组中有一人是女性——“邪神”氏女，对方若真是女子，那么除去“恶神”娄鬼之外的两人，究竟谁才是“邪神”氏女？她的视线扫着娄鬼身后的两个人，其中一人刘海覆额，另一人则绑着一头长马尾发，两人从外观上看来实在分不出是男是女。

“要不是你还有点利用价值，你以为我们会如此轻易饶过你吗？”娄鬼暗哑着声音，不带表情的斜睨着她。“如果再过十天你仍无法查出我们家主子和白荷的下落，我们三人将以你的生命来作赌码。”

“如果我这条小命这么容易就可以引出死神和我们家主子，不如你们现在就拿去用，不是省事多了。”这方法她不是没有想过，以她的性命为诱饵虽然危险，但只要有成功机会，她不惜冒着被三神组挟持的生命危险来引出白荷和死神。

“时机未到，我们该动手的时候，自然会动手。”他阴沉地俯视她。

“那时绝不会只是演演戏，是吧？”她冷笑一声。

“你的小命值不值得你的主子现身拯救，到时就可以知晓了。”

“这种残酷的考验也只有你们才想得出来。”她闷哼一声，脸色白中带青。如果她真被三神组挟去当诱饵，白荷是否真会因此赶来拯救？或者白荷对她的生死不闻不问，任由她在三神组的手中自生自灭。她渴望见到白荷，却又害怕结果会令她失望。

她不怕死，只害怕她的死是因为主子没有出现。

“竭尽你所能，找出他们两人的下落。不然，就好好享受你所剩无多的日子吧！”“恶神”娄鬼阴笑一声，随即和其它两人如风般的消失在黑暗中。

“去你的，我若死了也轮不到你们三人来替我抬棺木。”她咒骂一声，好

不容易才稍好的头疼又因为三人的出现重新发作。

她胡乱地吞下护士之前给她的药丸，拿起托人偷买来的罐装啤酒，一口又一口的喝下。

两、三天之后，左樱的病情稍微好转，为了能够早一日得到死神和白荷的下落，她顾不得身体上的虚弱，勉强佯装自己病情已经稳定，要求任无恩提早带她去见那位未曾谋面的“爷爷”。

东川家位在日本本州苍敷县，左樱和任无恩两人从东京搭飞机到苍敷。一路上，两人不曾交谈。任无恩在整个行程中一直忙着和他的一位机要秘书处理公事，而左樱则顾着应付她身体的不舒服和晕机，根本没有多余的体力同任无恩讲话。她自愿坐在飞机商务舱的最角落处，以避免自己相当虚弱的身体状况被他发现。她可不希望好不容易才逮到的机会，却因为健康的缘故而遭到阻碍。

现在她终于明白为何任无恩要她身体状况好些时再出发，因为从东京到苍敷的旅程虽然费时不多，却不适合抱病的人走上一遭。

从东京的医院出发到机场时，她就有些受不了了，现在再搭上这一架国内线的小飞机，更让她倍感不适。

她不该勉强自己的，左樱边想边从座位上冲到洗手间，整个人靠在狭小的洗手台上，吐得乱七八糟，她甚至连锁上舱门的时间都没有。

她拉下厕所塑料面盖，整个人虚弱的瘫坐在其上。她的视线扫到半掩的门板上，待欲关上它，却又不想浪费仅有的体力，这种完全使不上劲的感觉比她喝得烂醉时的宿醉还要糟糕。她真不该勉强自己的，左樱后悔地抚着头呻吟。

“早知如此，何必勉强自己呢？”任无恩的声音从门口处传来。他站在门缘处望着被她搞得面目全非的厕所，眉头紧蹙。

左樱循着声音抬起视线，苍白的脸蛋闪过一抹嫌恶。怎么他总是出其不意的出现在自己面前？而她却浑然不自知。是她的警觉性减弱了，还是他的形迹太过出神入化？不然为何她总是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你太好强，这对你没有好处。”任无恩走近一步，抽出一张纸巾，拭去她嘴角边的水滴。

他这出其不意的举止，当下让左樱整个人楞住。

“我看你今天还是早点休息，等明天你的身体状况好一点，再去见你爷爷。”

他站在门边，健壮的身躯占满整个走道空间。

“我没事，不需你瞎操心。”她闷哼一声，抢过他手中的纸巾，毫不领情。

“你这样子像是没事的样子吗？说谎也要有点技巧。”任无恩嘴里不说，心里却为她的身体状况担心不已。他若让她这副模样去见干爷爷，铁定会被他老人家责怪，怪他为何没照顾好他唯一的宝贝孙女？撇去她的不友善态度不谈，其实他很为她心疼不已。

如此一个花样年华的女孩子，为何把自己的人生弄得如此灰暗糟糕？

和她同年纪的女孩，大都是正沉浸在恋爱中，或者对恋爱和婚姻有相当的憧憬。她才二十四岁而已，却拥有太多不堪回忆的过往。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或许他该试着和她心平气和的谈谈，好了解她这个特殊女孩的不同想法。他打量她那毫无血色的脸蛋，心疼地摇头。

“我真的没事，我想快一点儿见到那个老头。”左樱抚着昏沉沉的脑袋虚脱地说道。

她觉得眼前整个视线全在摇晃，无法集中焦点。

“你再好强会要了你的命。”他才不理睬她的胡言乱语，他轻轻一拉，便将她整个人带出洗手间，她甚至连反抗的体力都没有，要如何有足够的体力去见爷爷？

“那么明天再说好了……”左樱的话甚至还没说完，她便已昏躺在他的怀中。

“倔强的女孩。”任无恩摇摇头，将她抱回座位休息。还好今天这架飞机他特地包了下来，不然被其它无聊人士看见了，明天的各大报纸不知又会有什么煽情的小道消息传出。他这位纵横财经界的钻石单身汉可真是不好当。

任无恩低头望着怀中的她，脑海突然闪过一抹念头，如果她能够总是如此恬静乖巧，或许他会考虑将她列为婚姻人选之一……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不是吗？他对自己突然产生的荒谬念头感到可笑不已。和她在一起的时间一久，难不成他也被她奇怪的思想所影响了？他轻笑一声地走进座舱中。那突如其来的笑声却让一旁的随身秘书和空服人员感到诧异不已。

究竟是什么事情让向来不苟言笑的任无恩也能拥有眉飞色舞的一刻？太不可思议了！

“爷爷，我跟您老人家表明过多少次态度了，我现在还不想结婚，等我想要定下来时，我自然会想结婚。”任无恩略带不耐的声音透过话筒传到彼端。

“我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已经三十五岁，不再是以前那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趁还能够生时赶快生几个孙子让我抱抱，不然再过几年，你想生都不能生了，你的婚事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任老爷现在人在台湾，他那简洁有力的声音说明他身体的良好状态。虽已年届高龄，他却仍老当益壮。

“我忙着照顾你们的事业都来不及了，哪里还有时间找女人生小孩，你要想抱孙子，去找无怨、无情、无仇他们三人就行了，不要每次都找我的麻烦。”他拿着大哥大，语气相当无奈。今天下午下了飞机之后，他使带着左樱就近驱车来到任家的私人别墅休息一晚，打算等明天中午过后，再带左樱前往东川老家。

当他好不容易把仍在昏睡的左樱安顿好，任家老爷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而且还旧事重提，开口闭口就是他的终身大事。

“你是老大，当然由你带头结婚。我找其它三人，他们都说老大不结婚，他们也就没有负责传宗接代的必要。况且接掌任家祖业的人是你，你当然就更有理由要给我一个交代。只要你愿意点头，你和亚馨的婚事可以在三天内立刻举行。”

“爷爷，你不要擅自替我作主，如果要结婚，新娘子人选我自己会决定。”他的脚步从客厅转移到卧房外。他站在主卧房前，压低声音道。

“你每次都这么说，我不相信除了亚馨外，你还能够找到更好的人选。你这么忙，还会有时间去找女人吗？”任老爷的声音充满威严。他这次的态度和以往大不相同，相当强硬。

“亚馨是很不错，可惜她不适合我，我想要的女人我自己会找，不用爷

爷操心。”他决定在一分钟内把电话结束，他已没有耐性在这个话题上打转。

“好，这话可是你说的，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到时你不能够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十天之后，我将公布你和亚馨的喜讯。”任老爷当真是狠下心来逼婚，昨天和亚馨的父亲庄从德畅谈之后，更坚定他一定要在近期内帮孙子完成终身大事的决心。

“爷爷你不能这么胡闹……”他的话还没说完，卡喳一声，电话便已被挂断。

任无恩紧紧握着手中的大哥大，情绪一团糟。要他在十天内找到一个他本身喜欢，而对方也愿意嫁给自己的女人，这简直比登天还难。对方要不是一个拜金的虚荣女人，就是另有所图。

他不相信所谓的爱情，那是女人才会喜爱的无聊玩意儿。男人还是事业重要。

左樱一觉醒来，感觉整个人轻松许多。经过一夜补眠与充分休息，她的体力大为恢复，就连头疼也消失无踪，和昨夜病恹恹的垂死模样大相径庭。

下了床后，她独自一人来到这陌生房间的窗台旁。她伸手拉开薄纱窗帘，外面的天气相当好，如沐春风的阳光照射进屋子来。

或许是太久没有接触到外面的大自然了，当左樱站在窗台旁，一眼望见窗外那绿意盎然的美丽乡野风光时，她久郁的心不禁开阔起来。

难得身心俱佳的清朗早晨。左樱跳上窗台，坐在敞开的窗沿上。她倚靠在白色的木制窗棂，整个人轻松许多。好不容易可以放松心情独处一会儿，却被窗外传来的声音破坏了整个情境。

“早啊，今天脸色不错。”任无恩骑着一匹黑驹，英姿焕发的缓步来到她的窗外。

他一身整齐的黑白骑师服装，及不疾不徐的骑马态度，可以看得出他对骑马的专精和喜爱。

“早。”他打扰了她难得的愉快清晨，但她今天心情好，就不跟他计较这么多了。

她的响应反倒是让马上的任无恩感到意外，他以为她定又回以一个冷眼，没想到她还满有良心的。

“干么一直看我？”被他一注视，左樱又感到浑身不自在。

“没什么，只是觉得你今天比昨天可爱多了。”他双手持缰，视线落在她那毫无人工粉饰的俏脸上。不同于一般时下女子的追求流行，她的脸上总是白净无瑕，那种清新干净的自然美极适合她。

他这么一称赞，她整个脸颊立刻红了起来，视线遂转移到那匹黑色骏马。在阳光照耀下，马儿的鬃毛光滑得发亮，相当悦目。

“今天天气很好，你想不想和我一起骑马到外面的树林走走？”他提出邀请，他从她的眼睛看到了她的好奇。

“我从未尝试过这玩意儿。”她摇头，淡淡地表示。

“并不困难，只要你抓好缰绳就可以了。”他将马儿骑到她的窗台前，让她触手可及。

“不……不用了，我向来对大型动物没有好感。”她连忙后挪倚在窗台上的身子，声音竟有些颤抖。

“没什么好怕的，它很温驯，你可以摸摸它。”见她竟然害怕马儿，他不

禁笑了。

原来她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相处时间一久，她“可爱”的弱点一一浮现。

任无恩跳下马背，牵着马儿来到她面前。

“我真的不想骑马，谢了。”她和他仅隔着窗台，两人一呎之隔。正当她打算跳下窗台，重回房间地面时，他却已经伸手将她抱出窗台外。

“很简单的，你真的不用害怕。”作风向来强硬的任无恩，可没给她任何可以拒绝的机会，他一伸手，便轻易地将她拖出窗台外。

“我才不害怕，我只是现在不想骑马。”她呐喊道，试图挣脱他的霸道举止。

“早餐还要三十分钟才会准备好，趁这空档运动一下对你的健康很有好处。”

他才不在乎她的拒绝，轻轻一推，他便把她推上马背，随后自己也跃上马鞍。

这匹黑驹相当高大，坐在上面，整个人离地面至少一公尺以上。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她的话还没说完，马儿便已迈开脚步，这突如其来的移动让她一个重心不稳，整个人往任无恩怀中撞去。

“抓好缰绳或者抱着我，你才不会跌下马去。”他很好心地给她建议。他突然发现，自己很喜欢见她出糗的窘样。

“我才不想冒生命危险尝试这玩意，你快让我下马。”坐在马背上，她整个人就像是皮球般，上下不停的震动。

“不要说话，会咬伤舌头。”他坐在她身后，从她身后持住马缰，加快马速。

左樱果真闭上了嘴，随着马速加快，风驰电掣的感觉愈行刺激。她从不知道原来骑马竟是如此刺激过瘾的运动，简直比飚车还要过瘾。

“哇呼……”左樱大呼一声，原先百般不愿的态度大为改变。这种腾云驾雾充满感官刺激的玩意她最喜欢了。

见她放开心胸，恣意享受骑马的乐趣，不再排斥他，任无恩竟然感到无比满足和有成就感。这是他第一次和她和平相处，且两人之间竟也能够拥有相同的快乐时光。

“抓紧了，我要让黑驹达到极速。”他吆喝一声，驾驭着马儿往树林的方向奔去。

“过不过瘾，嗯？”任无恩和左樱经过一段奔驰后，来到古木参天的树林中。

两人所在的位置距离高山县并不远，同样位于高海拔的山区内。

“还好啦，马马虎虎。”经过激烈刺激的运动后，左樱的精神大为振奋，就连苍白多日的脸颊也转为红润。

“那么下次再让你更过瘾些。”任无恩笑着摇头，这小女人的嘴巴向来不坦诚，他之前不明白她的这种个性，当然和她相处得很辛苦。

“才不会有下次。”左樱闷哼一声，心底则因现在两人的亲昵状况感到手足无措。

任无恩人坐在她的身后，他的气息团团包围住她的，让前座的她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是好。现在这种让她发窘的情况该是很正常的，然而很少有

和异性接触经验的她，却感到芳心无措，好想从他的气息下逃走，无奈没有勇气开口……

“怎么了？突然变得安静。”见她低垂着头，脸蛋殷红得像颗苹果，他不禁莞尔。

左樱摇摇头，决定转移他和自己的注意力。

“这片树林好美。”她抬起视线，目光落在眼前氤氲绕撩的氛围中。当她的视线触及眼前那极相似的森林景象时，原本殷红的脸蛋倏地变得惨白，她那持握住缰绳的双手甚至还不住地发抖。

“怎么了？”任无恩感受到她的惊恐，他停下马匹的脚步，低头问她。

“没……什么。”左樱收回方才的视线，黯然地低声摇头。

“怎么会没事呢？你的手抖成这个样子。”他的右手放下缰绳，转而紧握住她的。

她的手冰冰小小的，冒着冷汗。

“我只是……想起了一件事情。”她下意识的想躲开他的掌握，却被他抓得死死的。

既然躲不掉，她也懒得挣扎了。任无恩并无恶意，他只是关心她，这她能理解。

“什么事？可以让我知道吗？”他追问，试图分担她的痛苦。

“你不需要知道。”她咬着唇摇头。会让她如此害怕和震惊的，也只有神德会和白荷了，这片林子和她上次在妻女山和三神组交手的森林极为相似，一瞬间，她的回忆被拉回当时的情景。白荷和死神在妻女山的一切过往同时侵蚀着她的记忆。

“你不愿意说，我也可以猜测得到。”任无恩低叹一声，她这种倔强的个性迟早有一天会把她自己逼疯。“这片林子让你想起白荷和死神在妻女山的一切，是不是？”他从身后爱怜的望着她，能够让她如此激动的除了白荷还会有谁。

左樱讶然地侧身回头，为何他会知道这一切，为何他总是能够轻易地抓住她的心思？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男人？左樱望着他的棕眸，一阵鼻酸。

“当时我以为我自己活不了了，没想到我的命竟然是她答应死神的条件交换而来的。”她哑着声说。

“所以你一直很自责？”他的语气相当温柔，毫无平日的强硬霸气。

“如果小姐不是为了故我，她也不会被死神……”她痛苦不堪的颤着身子，情绪相当不稳。

“以你对白荷个性的了解，如果当时她没有一丝一毫的喜爱死神，她会让死神碰她吗？”他从身后紧握住左樱的双手，给予她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这小女人需要开导和帮忙，不然她将一直活在牛角尖中。

“你是说……不，那是之后的事情，小姐会爱上死神是后来才……”被他这么一点，左樱忽然骤醒。没错，依照白荷那种冷傲的强硬个性，她绝不会因此而让死神碰她的，至多她会与死神同归于尽，抑或她会自行了断……左樱恍然大悟，这么说来，是左樱促成了白荷暗恋死神的姻缘，如果白荷不是为了救左樱，依照死神和白荷的不坦白个性，他们两人根本不可能在一起，即使对彼此都有爱意，也不可能迸出火花的。

顿悟到这一点，左樱又是哭又是笑的趴伏在马背上。她该是开心还是难过呢，是她自己把白荷推到死神身边的，说起来，她还是他们两人的媒人

呢，白荷和死神该感谢她的。

“如果我不和三神组交手，这整件事情的结果或许就会不一样，而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了。”她有气无力的趴在马额上，觉得好累好累。那次和三神组交手的结果，让她全身是伤，且在背部留下难看的疤痕。只要从镜中看到那些伤疤，她就会想起所有的一切，她永远摆脱不了她曾经遭遇过的所有，永远摆脱不了……

“左樱？”见她侧趴在马背上许久没有动静，他关心的轻唤一声。

“让我静一静……”左樱虚弱的轻应一声，动也不动地闭眼休息。

她那毫无防备之心的弱态，看在任无恩眼底，竟激起他强烈的保护欲望。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能够助她一臂之力，多么渴望向她表达他的关心，然而他却害怕他会吓到了她，他们两人的关系到了今天好不容易稍有改进，如果他轻举妄动“绝对会吓了她，但她现在这种极需人支持保护的弱态，却又让他无法袖手旁观，真叫他进退两难……

任无恩坐在马背上，强忍住内心的波涛汹涌，望着她娇弱的姿态在心底苦叹。

待她能够接受认同他的存在，进而愿意接受他的好意和帮忙，不知还要等上多久。

他的年纪已够大了，可耐不住久候的。

任无恩脱下他的外套，轻覆在她的背上，在幽静明亮的树林中，与她一起静静沉淀过往回忆。

7

“待一会儿见到你爷爷，可别和他说太多话，他的身体不好，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任无恩和左樱两人的座车来到东川老宅不远处，他坐在车内对她表示。

“那么我是去见他最后一面喽？”

“可以这么说。”他点头，压低音量。

“除了我之外，还会有其它人在场吗？”

“不会。”他摇头。“你爷爷他自始至终总是孤单一人，除了你，他没有其它的亲人。”他低叹一声。

“等我见了他之后……你会依照约定，告诉我他们两人的下落？”她不放心地问。

“我会的，不过……”

“不过什么？”

“答应我，不要让你爷爷失望。”他侧头望着她，伸手抚去她额前的秀发。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懂的。”他凝视她晶亮的明眸。

“看在他即将进棺材的分上，我尽量不让他失望。”算是答应他的请求。

“谢谢你。”他真心感谢她。

“我最讨厌这种客套话。”显然她毫不领情。

“讨厌归讨厌，我还是得说出我的心意。”他笑了，因她不坦白的可爱。

“有什么好笑的，无聊！”她闷哼一声，将视线拉出车窗外。

“你要这么认为，我也无话可说。”他依然挂着笑容。

左樱不再理会他，她自顾自的欣赏车外的山区风光，直到车子行经半小时后，进入一间古宅。

“又是这种鬼屋？”她皱着鼻，对眼前这栋百年以上的豪华古宅一点好感也没有。

“我知道你讨厌它，忍耐点，嗯？”他哭笑不得的苦笑着，有时候她却又坦白得让人为她捏把冷汗。

“为了得到我想要的，我会不择手段。”意思是她可以吃苦忍耐，只要能够得到主子的下落。

“如果你今天知道了他们两人的下落，你会立刻动身去找他们，是吧？”这个问题他一直想亲口问她。

“我……还没决定，或许吧。”被他这么一问，她脸上的光彩立刻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些许的淡淡哀愁。

“如果有机会，我也想见见他们两人。”这是他的真心话。他早在商界久闻白荷的大名，而死神至今更是没多少人亲眼见过他的真面目，他们两人的确是相当特殊的一对。

“任无怨或许可以牵这条线。”

“不可能，他连透露这个消息给我时都已是百般为难，不可能还会居中凑合。”他摇头，对于任无怨愿意勉强告知白荷和死神的下落，他已感到相当意外。

“我也觉得不可能。”她的意思是，任无怨不该是口风不紧的人，要他开口出卖他的好友，实属难事。她觉得，这整件事情中定有蹊跷。

“你的意思是……”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还不是时候。”她摇头，表示话题就此打住。她的视线转移到眼前的古老宅邸上，再过不久她就可以和这世上唯一的亲人见面了。姑且不论她心底是否愿意真的承认这位老人家的存在，至少她还是想见他一面的。

“会紧张吗？”见她神情变得严肃，他问。

“没什么好紧张的，不过是去见一个病恹恹的老头子。”她强辩道，满脸不在乎的神情。

“那就好。”他苦笑了下，为她的倔强，也为他的无奈。他担心等一下将有不可控制的意外场面出现，届时他定将因此伤脑筋。

左樱无法相信，这个躺在床上动也不动的老头子，竟然就是任无患口中的“她的爷爷”。

眼前的老头子日薄西山，枯瘦如骨，全身上下瘦得只剩下一层皮包骨。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儿的病样，还能够苟延残喘的活到现在，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他的身上插满了医疗仪器的各式针管，显然他现在的生命状况得全靠机器才能维持下去。她不否认，当她在半小时前见到老人家时，心底所受到的冲击有多大。

她呆站在床畔良久，无法接受眼前这个事实。

“爷爷他到现在还能一息尚存，医生说已是奇迹。”站在床畔的任无恩望

着眼前熟悉的形体，神情凝重。

“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吗？”左樱没有想到老人家的身体状况竟差到这种德行，如此她就不就连和他翻脸的机会都没有了。

“嗯，一个月前爷爷还可以坐着说些话，现在他连说话，甚至张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任无恩叹口气，语气沉重。

“你要我来见他，有什么用？他的意识昏迷，根本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她将目睹此景的悲伤转为怨气，针对他。

“他老人家知道你现在人在这里，他知道的。”他弯下身来，紧紧握住他干瘪的手，沉痛道。

“就算他现在知道我人在这里，那又怎样？”左樱不忍目睹这令人痛心的一幕，她打算转身离去。

见她准备逃避，任无恩一手拉住她，严肃的低声道：“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老人家，难道你没有任何想对他说的话？”他望着她神情复杂的眼，眼底有着冀盼。

“我当然有话想对他说，不过不是现在。”她咬着唇，无法正视他责备的眼。

“不是现在？那你打算等到什么时候才说？”他无法理解的质问。

“给我一些时间，半天也好。”这是她最后的让步了，她没有立刻离开已是心软，现在要她对这位仅一面之缘的陌生老人说出心底话，何尝容易。她低垂着眼睑，语中隐有恳求。

任无恩见她如此为难，意识到自己太过于心急，他放松紧抓的手，连忙道：“对不起，我没有考虑到你的心情。”这可是他第一次如此爽快地向人致歉。

“让我一人静一静。”左樱夺门而出，远离那令人难堪痛心、充满死亡气息的卧房。

任无恩望着她飞奔而出的轻颤身影，他那纠结的一颗心也跟着她的离去远扬。

左樱离开那令人窒息的大宅后，独自一人来到宅后的后山林。

她不知自己在林中步行多久，走过不知数的林中羊肠小径后，最后她来到一条山溪边。

深山的天气异常湿冷，她站在山石边，望着山溪急流的涓涓溪水，心底有着不知所措的茫然矛盾。

她该叫那个老头一声爷爷的，不是吗？可是……她却喊不出口。她心底的一隅仍无法说服自己接受他是她爷爷的事实。当年，如果不是爷爷赶爸妈出门，她也不曾往父母车祸双亡后，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在一家又一家的认养家庭中流浪。直到最后，她受不了认养家庭的虐待和欺负，终于逃出那如地狱的养父母家。后来，她在纽约街道鬼混，成为街道帮派的小太妹，成天和一群小混混和蹩脚的黑道小卒厮混。

十五岁那年，当时她为了维护她的男人，得罪另一帮小蹩三，于是她就在那一晚被那群混蛋逮去修理，最后她甚至在自己男人眼前，被那群人渣欺负，而那个她以真心相待的男孩子，竟然因为怕死，就这么袖手旁观，而他身上毫无所伤……

左樱猛地摇晃着脑袋，试图甩掉这过往的一切。如果不是爷爷他老人

家的顽固不灵，她怎么会沦落到无父无母、尝尽冷暖、自生自灭的堕落生活？她恨他的，尤其在得知自己在这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亲生爷爷之后，她心中的怨恨之情更加猛烈。

原本打算再见到他老人家之后，好好羞辱他一顿，然后一走了之。然而依照她刚刚亲眼所见的状态，她根本连羞辱他的机会都没有。左樱闷哼一声，将脚下的石子猛然踢出去。

尖硬的石子噗通一声，散了一圈水花，直往溪中落下。

“混蛋！混蛋！混蛋……混蛋！”左樱大吼好几声，回声荡漾在充满湿气的空气中。

她好恨……好恨自己没有勇气喊他一声爷爷，对于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她还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她既不奢求他的庞大财富，也不冀求他一丝一毫的亲情，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爷爷，她可以当作是老天爷开她一个玩笑，在戏弄她罢了。她不需要对它太认真的，只要她演场戏，喊他一声爷爷，任无恩就会给她白荷现在的下落处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她就是开不了口……

左樱嘶吼完毕，筋疲力竭的在溪畔坐了下来，她感到全身虚脱，没有力气。不过发泄完后，她心底的郁气舒畅许多，总算可以好好呼吸一下空气。

她疲惫地在岩床畔坐下，随手拿起牛仔裤后的香烟，这才发现烟盒扁扁的，只剩下最后一支烟。

“去！”她低咒一声，将干瘪的烟盒随手丢入河中，在口袋摸索半天，她竟然找不到随身携带的打火机，她皱着眉，索性将手中的那支烟折成半截也丢入溪中。

找不到烟抽让她心烦，于是她站了起来，决定回老宅去找些烟或酒，然后找个清幽的地方好好喝个烂醉；全底才刚打定主意，一个声音就已出现。

“你的脚程可真快，好不容易终于追上你了。”元祈边说边解下额上的领结，气喘吁吁的从林中走来。

“你跟我来做什么？”左樱见他尾随在后，心底当然不悦，不过她并不讨厌此刻见到他，或许他身上有烟。

“我跟着你做什么？当然是奉我们老大的命令喽。他要我保护你的安全，预防你再作傻事或其它什么的。”

“他把我看成什么了？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她的语气并不强烈，近似低喃。

“所以喽，只要你不出乱子，我也乐得轻松。”他走近她身边，给她一个相当迷人的微笑。

她的眼珠实在诱人，冷冷的深褐色中常着强烈的个人性格，难怪任无思会待她特别了。

“我现在哪有心情找你麻烦？你那边有没有烟？”她斜睨他一眼，同他要烟。

她和元祈虽然斗嘴，两人却有一种默契在，他视她如哥儿们般，两人较无隔阂。

“我没有抽烟的习惯。”他摇头。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左樱难以相信，这家伙的身上竟然没烟可抽。

“我将我的男子气概表现在其它地方，别怀疑我的性别。”他低笑一声，这小女人真的很可爱，率性坦白不造作。

“我才没兴趣去怀疑你，烦都烦死了。”她近乎抱怨的低喃一声。

“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困难，我绝对义不容辞帮助你。”他很够“意思”的夸下海口。

“少来，谁都知道你是任无恩最忠心的左右手，你才不会出卖他。”她闷哼一声。

“你虽然聪明，但脑筋有时候太死了，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她。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她摇头，别过头去。元祈究竟想暗示她什么？

“你该拥有自己的人生，不要一辈子活在白荷的阴影下，现在这种态势对你是不公平的。”有时，他替她感到不平。

“无所谓，我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平之处。”如果连这点事也要计较，那么当初白荷救了她一命的恩情，她要如何偿还得起呢？

就在此时，元祈身上的大哥大响了起来，接了电话之后，他温和的脸色瞬时丕变。

“你爷爷的情况相当危急，无恩要我们立刻回去。”挂上电话后，他二话不说地拉着左樱离开，往老宅方向奔去。

左樱呆若木鸡的站在病床前，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

一个钟头前一息尚存的老人家，竟然就这么离开人间。

一条白布巾触目地披覆在他的脸上，她无法想象在那白布市底下会是怎么样的情景。

左樱一动也不动地站在病床前，她甚至没有勇气去揭开那块白布巾，更无法想象他身躯冷冰冰，已然成为一具死尸的模样。

“不……”左樱低喃一声，眼神失去焦距地直落在那白布巾上。她特地赶回来，竟然连和老人说一句话的机会也没有，他就这么撒手走了。不公平……真的不公平……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她真的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左樱感到一阵脚软，她有气无力的滑坐下来，瘫坐地板上。

一旁的任无恩忙着交代旁人处理后事，当他发现左樱整个人滑坐在地板上时，连忙跨步冲过去。

“樱！”他急唤一声，弯下身来扶持住她，深怕她承受不住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

“你要不要紧，嗯？”他相当关心她的反应和身体状况。今天之前，她还是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好不容易病情稍有好转，她绝对禁不起太大的刺激。

“我没事……你不要管我。”她甩开他扶助的双手，本能地拒绝他的好意。

“我只是担心你，不是管你。”他低叹一口气，什么时候她才会了解，她这种拒人于千里外的冷淡态度是很伤人的。这得怪她没有足够勇气面对他。

“我想静静……”左樱使尽力气使自己从地板上站起来。

“你要去哪里？这时候你不该一个人独处。”见她打算转身离去，他拉住她。

这时他才发现，她的手脚冰凉，脸色苍白得可怕。

“你不要烦我，我已经够烦乱的了。”她回过头来，抬起低垂的头。她的眼眶含着泪水，晶莹的泪水堆积在眼眶周围打转。初见泪水的刹那，任无恩

呆愣住了，泪水竟然停留在她的脸蛋。

“你如果现在就走，休怪我违背我之前的诺言。”他不得已以此要胁。

“你打算毁约？”她果然正视他，定住欲匆忙离去的脚步。

“我别无选择，如果你坚持现在离开。”他严肃的看着她，正色中隐着关怀和悲痛，他知道此刻她心底相当悲伤，然而非不得已他却得再次伤害她。

“那么这笔恨我会永远记住的。”她咬着牙，身子轻颤。因他的背信，也因爷爷的骤然往生。

丢下狠话后，她瞪他一眼，随后头也不回的带着泪水奔走离开。她恨他，她真的恨死他了……

左樱夺门而出，任无恩并没有追上前，他只是望着她远去的身影，深深叹了一口气。

“我会跟着她。”一直在旁静观一切的元祈终于开口。

“不，不需要。”任无恩制止元祈欲跟上的行动。

“为什么？”他不明白。此刻放左樱一人离去实在危险，谁知她会在悲怒之下又做出什么傻事？

“我自己去就行了。”任无恩的心首次因女人而纠成一团。

左樱心神无主的奔跑出古宅，不顾外头正下着滂沱大雨，她整个人冲进那灰压压的雨幕中，让雨水冲刷她内心的哀痛与悲伤。

天色渐暗，阴暗的视线加上她毫无目的的胡乱奔跑，不久，她已置身在一个完全原始陌生的树林中。

左樱气喘吁吁的跪了下来，她身上的最后一滴力气已经用尽，整个人虚脱得俯躺在淤黑的林地上，身上的衣服及肢体早已狠狠不堪。

她就这么将整个人埋进泥水，静静的让自己和大自然的土地化为一体，一动也不动，除了雨水冲刷声，她听不到任何声响，只感觉到四周的空气相当肃寒，身体逐渐冰冷……

“樱！”不知过了多久，一个急促的叫唤声自林中某处传来，这个声音充满急切与忧虑。

随着叫唤声的接近，在阴暗的视线中，任无恩终于发现她的踪影。

“樱！”他唤她，急切的奔到她的身边。此时的她动也不动地倒躺在林地中，若不仔细分辨，根本发现不到她的身影。

“我知道你现在心底很痛苦，但你何苦如此自虐呢？”任无恩低望她狼狽自责的窘状，心疼不已。他蹲了下来，伸手抚去落在她发上的枯叶。他将她翻过身来，拭去她脸上的污泥。

左樱没有反抗，全身虚脱的她已没有任何力气可以浪费。她静静地躺在他的怀中，任由他的关心和温柔包围着她。

“你的身体太冷了，再这样淋雨下去，你的身体绝对会受不了。”他紧握着左樱冰冷的手，试图给她温暖。现在天色已暗，早已分辨不清东西南北，要在黑暗中摸索到回家的路，简直难如登天。若不想办法回到老宅，他和她都将因失温而冷死在这原始森林中。任无恩拿出西装裤口袋中的手机，摸了半天，他却找不到手机的踪迹。

“该死！”他低咒一声，因手机的遗失而懊恼不已。连唯一的求救媒介都弄丢了，身陷黑暗林中的两人该如何是好？

他望着漆黑的四周，眉头紧磨。

元祈在老宅若等不到他们两人，绝对会派人出发搜索这片森林，只不过左樱的身体状况很差，他担心待两人被寻获时，她早已支撑不下去了。

任无恩抱起左樱，凭着第六感在黑暗林中摸索，事到如今，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8

在山路中摸黑行走约莫一个小时，任无恩原本抱存的一丝希望随着时间消逝及不断降低的气温和大雨而破灭，他那焦急的心情也随之加重。

就在他遍觅不着返家的路途，却无意中发现一间简陋不堪的木制建筑。这骤现的屋子藏匿在森林深处，宛如被施了魔法般，为拯救迷途的两人而存在。

任无恩顾不得这屋子存在此深山的用途，他背着昏睡的左樱，二话不说地开门而入。

屋门并没上锁，他感到庆幸。

走进小屋内，他拿出打火机，藉由微弱的灯火，他得以找到一盏煤油灯，以及一些遗留下来的登山配备用具。如果没有猜错，这屋子应是供给登山者或是森林工作队临时休息用的小屋。

任无恩放下怀中的左樱，被淋成落汤鸡的两人全身湿淋淋的，相当狼狈。

他从现场遗留下来的装备中找到了一条干燥的毛巾，替她拭去不断从发上、衣服上滴落下来的雨水。左樱的肢体相当冰冷，若不想办法替她保暖，她的身子一定会冻僵。

任无恩从小屋内的置物柜中找到几件衣服和一件毛毯，虽然衣物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臭味，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他只求能让两人的身子保持干燥和温暖。

拿着衣物来到左樱面前，她整个人瑟缩在地板上，身子不断颤抖，她紧闭着眼，脸色苍白得可怕。

“我帮你把湿衣服换掉。”他蹲了下来，扶抱起全身冰冷的她。

左樱的意识还算清醒，只是冷极了。又累又冷的她觉得全身虚脱，身体相当不舒服，就连想开口出声，也感到无能为力。

任无思不待她点头或摇头，径自想脱掉她湿冷的衣服，替她拭去身上的水分。

“我……好冷……”左樱低喃一声，她冰冷的心手紧抓着他的。身体的肢体语言向他发出求救讯号。

任无恩的心头一震，视线瞅着她紧紧依偎的肢体上。她从未主动向他有过任何的请求或接触。从认识她以来，即使她深陷危机急需支持，好强的她从未对任何人示弱。孤傲如她，此时此刻却抛下一切的面子和尊严，如寻常女孩一般的瘫在他怀中，渴望他的温暖。

“你……忍着点，我马上帮你换衣服。”他的声音是焦切的。褪下她的皮外套后，他解衣的动作停顿在解开的衣钮上，湿淋淋的衣衫下，有着一片触

目惊心的褚红色伤痕。

依伤口淡化愈合的状况来看，这伤处应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随着停顿的双手，任无恩的视线无法离开那令他震撼的眼前事实。左樱的成长背景复杂，身上会有这种非一般女孩所有的印记并不让他意外！只是想归想，当他亲眼目睹时，却是异常震愕。那雪白的单薄身子上，如何禁得起如此伤痛的折磨和恐惧，她的过去，似乎比他手中所拥有的资料要复杂多了……

左樱的低喃声拉回他身陷惊愕的情绪，他忍住心底又痛又疼的同情感，继续动手换衣，待他擦拭完她湿冷的躯体，他的眉头蹙得更紧了。她的体温持续下降，再这样下去，她绝对会失温而死。

任无恩的双手来回不停摩擦她冰冷的肩臂，然而即使换上干净的衣物，她的情况却没有好转，体温反而急转直下。

“该死！”见她已失去意识，他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现在外头又黑又暗且下着大雨，他是不可能去下她独自到屋外求援。然而光是待在这小屋内干著急也不是办法，他必须有所行动。

任无恩触摸着她持续冰冷的躯体，在无从选择的情况下做了决定。他脱下自己身上所有的湿冷衣物，决定将自己身上的体温传递给她。

他抱着她钻进唯一的破睡袋中，一丝不挂的紧拥在一起，他吻着她冰冷的唇，企图给她所有的温暖。当他吻着她时，除了救人的心态外，他的心底却涌现一股从未有过的激情感受……

不该如此，对他而言，左樱不过是个全身叛骨的小女孩，然而此时此刻，他却无法自拔的想要她。该死，左樱对他而言，似乎比自己所想象的还要重要许多。

他吻着她白皙的粉颈和唇瓣，爱抚她那细致的冰凉体肤，整个人彷彿在瞬间就要燃烧起来。

他想要她，却又不希望自己因此伤了她。矛盾和痛苦与理智和情感互相交战着，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怀中的小女人清醒着。

左樱一睁眼，刹那间，她倒抽了一口气且停止了呼吸。她无法相信，任无恩竟然睡躺在她的身边，而且两人都一丝不挂。他的左手臂枕着她的颈，右手紧紧拥着她的腰，而他的脸颊更是贴着她的——突如其来的大特写。

揪着眉，她二话不说的起身，试图脱离他的肢体范围，然而沉睡中的他却是死命地紧紧抱着她，毫不松手。奇怪的是，沉睡的他嘴角竟挂着一抹微笑，远比他平时醒着的扑克脸要可爱上许多。

见他睡得如此沈静，左樱放弃打扰他的念头，她静静地揪着他，细看他的沉睡容貌。

昨晚的事情她依稀记得，她全身冷得快要冻死，而他给了她所有的温暖。

左樱重躺回他的怀抱，静静打量他温和的睡容。睡梦中的他毫无威严感，有的是令人安心的气息和神态。

她打量的目光不曾移开光裸着身子的他，那结实的胸部肌肉，光滑而富弹性，他的身材算是极好，完全没有年届三十五的中年福态。左樱懒懒地打量着，她的目光在和他骤然交会时停住。

任无恩不知何时醒了过来，他的视线捕捉到她打量的目光，她尴尬地

躲避他的视线。

垂下眼帘，她的目光却又该死的转移到他光裸的胸肌上。在他的注视下，她的脸蛋晕红成两大片。

他没有说话，静静瞅着她略带羞怯的脸蛋，不愿正视的她仍一脸倔强和坚毅。

“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关心的话语自他唇畔脱口而出。他故意忽略掉她的难堪，好化解他捕捉到她打量眼神的尴尬。

“好多了。”左樱依然没有正视他，她将视线从他的胸前转移到身后。这才开始注意到两人所身处的陌生环境，一间满是杂乱、霉腐的幽暗小屋。

“是这间山中小屋救了我们两人，不然我们早就被冻死在外面了。”任无恩下意识地将她拉回自己怀中，她光裸着身子很容易感冒。

“所以……你就对我做了那件事？”左樱冷冷地望他一眼，她并不因两人的肌肤相亲感到羞怯，她早不是少不更事的小女孩。

“哪件事？”他被她如此直接的问题震慑到。不愧是左樱式的作风啊，他摇头，微微一笑。

“什么意思？”见他笑得暧昧，她有些火大。

“我不懂你指的“那件事”是哪件事？”他得先确定两人没有会错意。

“就是……”左樱不想脱口而出，犹豫了一下，她改变主意。“算了，反正现在说什么也于事无补。”她不想再追究，男女之事对她来说已无所谓，她并不是贞节烈女。

“你认为我昨夜趁你昏睡时侵犯你？”他的问句有着被强烈质疑的不信任感。

“不是吗？”她反问一句，问得他哑口无言。难道在她心目中，他真是如此肮脏、龈龈、下流？

“别露出那种受伤的眼神，我可不认为我错怪你了。”她低头望着胸前的青紫吻痕，嘲笑一声。

“当然不。”他抓着她的肩，态度相当正经。她得听他解释，他可不能让他以为自己是趁人之危的小人。

“没关系的，这种事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没什么大不了的。”见他又变得严肃，她取笑他。

“什么叫家常便饭？再怎么说你都是女孩子，不要随便说出这种话，不然别的男人会以为你是个相当轻浮的女人。”任无恩见她如此看轻自己，一股闷气直冲而来。

“我本来就是轻浮随便的女人，可别把我想成是贞节烈女。”她冷笑一声，字字话语划破他的心。

“樱，够了！”任无恩低吼一声，将她紧紧拥入自己怀中。

他这骤然的动作，让她一时反应不过，呆愣在他宽阔温暖的胸膛中。

“我不许你再有这种自甘堕落的对话或行为，在我心中，你是个很好的女孩子，别把自己想得那么糟。”他轻吻着她的短发，死命的将她搂在怀中。冷冽的流窜空气对肌肤相拥的两人产生不了作用，室温是冷的，心却是滚烫的。

“别同情我，我不需要你的同情和怜悯。”左樱硬着声，冰凉的脸颊紧贴着他的肩膀。

“我对你的感情绝对不是同情。”他抚着她的发，触着她身上的每一吋肌

肤，对他来说，她身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旧有伤痕代表她黑暗过去，而不代表现在。

“我不想知道你对我的任何感觉，我不想知道。”她捂着耳朵，咬唇道。

“我一定得告诉你。”任无恩抓下她紧攥的小手，正视她。“我不是同情你，樱，我绝对不是同情你。”他轻吻了下她的唇瓣，同她表白。“我想……我是爱上你了。”他好不容易从心底挤出这几个字。他不是谈情高手，要他这个年届中年的老男人说出这番话，可煞费苦心和决心。

“爱上我！？”左樱的反应出乎意外的冷静。

“嗯。”他点头。

“别拿我开玩笑，我禁不起这种折腾。”她的眼底有着凄楚和恳求。

“我已经三十五岁了，不再是适合开这种玩笑的年纪。”他认真的凝视她。要如何她才肯相信他的这番话？他的真情真意在她眼中，竟是一番玩笑！？

“那又如何？即便你真的对我有所情感，那又怎样？”她的态度变得消极，她避开他的眼神，甚至想逃开他的怀抱。

“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我对你的情感，我只知道我不想失去你，不想再见到你受到伤害。”任无恩掳获住她欲逃的眼神，他伸手定住她的颊，逼她正视他对他的感情。

“你只是被现在的气氛冲昏头罢了，等我们离开这里，你会为自己现在所说的话感到可笑。”左樱泼他冷水，她那感情的心扉早在多年前便已封闭，要她今生今世再拥有多年前的那种男女情感是不可能的了，她早已绝望。

“我很肯定我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他眼底有着受伤的讯息。他果真是一厢情愿，在她的心中，根本没有他存在的角落。

他不再多说，低望着她清瘦的苍幽脸颊，他忍不住伴随而来的冲动，低头吻了她。

他要她，现在就要她，既然无法期待两人的明天，就让两人暂时拥有此刻吧。

突如其来的激情举动，让左樱连拒绝的机会也没有，还来不及考虑她是否该逃开他的胸怀，一股袭人而来的激情反应，便已将她的理智和犹豫吞没……

“搬到我那边住，好不好？”温存过后，他搂着她，缩躺在留有温存气息的睡袋中。

“为什么？”左樱背对着他，任由他搂着。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住在外面。”他温柔的答着，眼底有着怕被拒绝的忧郁。

“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个人，有什么差别？”

“当然，以前我们两人并不认识，现在你有我，我会保护你。”他抢着回答。

左樱听了冷笑一声。“别以为你和我上过一次床就可以操控我的一切。”她穿起衣服，从刚温存过后的睡袋起身。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的。”他急忙拉住她的小手，解释着。

她的行踪飘忽不定、来去无踪，他总是担心她会突然在他眼前消失。他……害怕失去她。

“别拉着我的手，我要穿裤子。”她皱着眉表示。什么时候他竟变得有些

婆婆妈妈，行为举止像个未断奶的小孩子。

“别离开我……”他温吞的吐出这几个字，费尽他所有的勇气“你到底想说什么？”左樱受够了他的扭捏，他平常既大男人主义又霸道，怎么这会儿像个小媳妇似的。

“嫁给我。”在她毫无耐心的追问下，他脱口而出。

“什么？”她怀疑自己的听力，穿衣的动作停顿下来。

“嫁给我，让我一辈子保护你。”任无恩使劲抓住她的手腕，语气坚定认真。

左樱刹那间呆愣住了，这是第一次有男人跟她求婚，她毫无心理准备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她望着他，不明白他的用意何在。他爱她吗？这个答案令她好害怕。

“好不好？等处理完爷爷的丧事之后，我们就结婚。”任无恩不给她任何拒绝的机会，他一手揽住她的腰，打算揽住她的一生。

瞬间震惊后，左樱立刻恢复之前的冷淡神情。“我拒绝你的要求。”她没有说明原因，只是拒绝。

“给我个理由。”他的手依然紧抓不放。

“不需要理由，没有那个必要。”她想甩开他的手，却甩不掉。他的力气大过她许多，她挣脱不了。

“我不接受你这个不是理由的理由，太伤人了。”他望着她，深邃的眼眸藏着对她的复杂感情。

“我不需要对你的受伤害负责，不关我的事。请你放手！”左樱冷然的表示，她的冷漠足以冻伤他对她的真心。

“我不放！死都不放！”任无恩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商场上的他叱咤风云、冷面无情，要真让他拿出商场的那一套来对付此时的左樱，胜负已出。

“你到底想怎样？”左樱的声音透着冰寒，她的身体状况不佳，说话中气不足外还掺着气恼。

“我要你，我只是要你……”他望着她晶莹的明眸，眼底有着说不出的痛苦。

“你要不是同情可怜我，就是把我想得太好了，我不值得你守护一生，适合你的好女孩子有很多，但绝对不是我。”左樱咬着唇，避开他那受了伤害的眼神。

为何当他注视她时，她会如此怦然心跳，甚至没有勇气面对他的神情？她对他并非没有感情，不然她也不会受不了诱惑和他上床，她知道自己对他的情感暧昧不明，她真只当他是朋友，抑或更深的另一层关系？她不想探求答案，也不愿勉强自己找到正解，她和他不是不同世界的人，他是上流社会的菁英，而她是饱受人世冷暖的愤世女子，她配不上他，也不愿拿自己和他身边的大家闺秀比较，他们是完全不同阶层的人，根本是不可能结果的。

“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面对她的冷酷，他的心凉了一半。

“嗯。”左樱低着头，轻应一声。他抓着她的手是冰凉的，渗着冷汗。

“即使你现在肚中有了我的孩子，你依然不肯嫁给我？”仓皇失措的他随便抓了个理由逼问。他无法接受她对他毫无情感的事实，对她来说，他到底算什么？

“你不觉得这问题太过幼稚，即使我怀了你的孩子，那又如何？难不成你想藉此威胁我和你结婚。”左樱冷笑一声。通常是女人借着孩子来威胁男

方负责任，怎么这会儿反倒变成他藉此要胁她。可笑！

“我和其它兄弟也是从小就失去父母亲，所以我可以完全体会你的心情。我爱小孩子，也希望可以和心爱的女人共组一个家庭，我父亲生前送给我的最后一份生日礼物就是那件睡衣，那件睡衣我是相当珍视的，因为它代表着我父亲对小孩子的爱。现在我只是想知道你会怎么做，如果你真的怀了我的孩子？”他自信对她的了解算是透彻。只是每当她嘴角挂起那若有似无的冰冷微笑时，他的心总会猛然被惊吓到。他无法解读出她那冷酷笑容下的真正含意。

“我会毁了小孩。”说这话时她面无表情、孤傲坚定。

“你……”任无恩被她冷绝的神情震慑，他终究无法走进她的心扉，她孤立的内心世界。

“别露出惊讶的神情，我本来就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女人。我可以身为白荷的保镖，当然我也可以是个杀手。奉劝你，别再对我有任何的希望，那对你、对我、对其他女孩子都不公平。”左樱强忍着身体上的不适，硬是想要离开。

“左樱！”他唤住她欲离去的脚步，急切的。

她停下动作，但没有回头。

“我明白了，我不会再对你说出方才的傻话。”他起身到她面前，紧握住她的小手。

“请你不要现在离开，至少……等到处理完你爷爷的后事。”他低望她，语气相当低调。

左樱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才缓缓开口。“你保证不再说出方才的那些蠢话？”她扫他一眼，眼神冰冷至极。

“我保证。”语气隐着深深的无奈。

左樱望尽他眼底的深沉，却装作无动于衷。“好，我答应你，待到那老头子办完丧事。”她甩开他紧抓的手，心情凄楚。和三神组的约定眼看就要到期，然而她毫无线索，到时三神组找上门来，她恐怕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她为何急忙想离开任无恩的原因，她不愿旁人受到无辜波及。

“把衣服穿上吧，天气很冷。”他把仅有的几件干衣服全部交到她手中。他明白他的那番话已让她重新对他产生戒心，他不愿见到这番结果，但终究避开了。

答应留下之后，左樱径自走到屋内的一隅，自顾自的穿起衣服来。任无恩站在一旁，静观她的一举一动，一股沉重悲哀无力感渲染他的心情。

待天气放晴，任无恩和左樱终被元祈派遣的人马寻获，两人自山上平安脱困。

回到老宅后，任无恩忙碌的指挥处理东川老爷的后事，一连三天，任无恩都没有机会再和左樱开口说话，他知道两人虽同在一个屋檐下，她却是故意避着自己，两人即使不小心碰了面，她也只是冷冷地自身旁擦肩而过，大多时候，她都一个人关在房间内，即使偶尔走出户外透气，也都选择夜深人静的时刻。他无法直接面对面的关心她，只好从旁注意她的一举一动，压抑心底对她日益增长的情愫是痛苦的，然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只能默然接受两人的低压关系。

任无恩站在窗口边，目光不自觉的落在远处花园的一处纤细身影。时

近日落，黄昏的橙红余晖将她孤独的身影映照地分外惹人怜。她依然一个人坐在树下沉思发呆，动也不动，久到他开始为她担心她是否已然在树下睡着，这样她是会感冒的。

“无恩，无恩！”元祈的声音唤回出神的他。猛一回头，便见元祈带着取笑的表情站在书房门边。

“什么事？”他装作若无其事的回到书桌前，随手拿起桌上的商业资料阅读。

“任老爷刚刚打电话来，他说要你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后尽快回家一趟。”元祈将他方才失魂落魄的模样全看在眼里，不容易啊，左樱的影响力远比元祈想象的来得严重。

“为什么？”他看着手中的资料，漫不经心地问。

“老爷子没说，不过我猜是和庄家的联姻有关。我听说，庄从德已和任老爷达成共识，你和亚馨的婚事大概是躲不掉，快了。”虽然时机不对，他仍无可避免的提起。

“有没有搞错，我现在正在帮东川家办丧事，爷爷要我回家和他讨论和庄家的婚事？”他蹙着剑眉，烦躁的抱怨。

“和任老爷达成共识后，听说庄从德已到处放消息，欲邀大家参加你和亚馨的婚礼。”自从主子和左樱从山上历劫归来后，两人的情绪反应都变得相当奇怪。左樱是变得更加安静消沈、冷绝，而他的脾气则是变得暴躁不安，以往的沈稳全被易怒的情绪所取代。

“来到这边之前庄从德曾经打过电话给我，探寻我和亚馨结婚的意愿，当时我虽然没有直接拒绝，但也不表示我已答应这件婚事。”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无恩，对于亚馨的感情，你到底抱持何种态度和看法？你这么一直模糊不清的拖下去，对她、对你来说，都毫无益处。”身为任无恩的得力助手兼好友，元祈有时依然无法了解他对某些事情的真正看法，尤其是感情方面，任无恩通常都摆在心底，很少会对他主动提起。

“亚馨……”他的问题，让任无恩陷入长思中。

对于亚馨，他并非没有抱持任何情感。毕竟他从小看着亚馨长大，和亚馨的感情超过一般的兄妹情感。然而亚馨长大之后，在如手足般的亲情外，她待他又多了一份男女之情，这是他万万料想不到且从未去正视的问题。他一直以为亚馨年轻不懂事，她只是情窦初开，一时迷恋他罢了；直到现在，他依然如此认为。在未遇到左樱之前，他曾经有过一种自私的想法，既然他无法找到想厮守一生的女人，不如就顺水推舟，依照两家族的意愿和亚馨结为连理，一来他了解亚馨的个性，对她也有相当程度的喜爱，二来他可以免去一直被逼婚的压力和痛苦，从此专注于工作上无后顾之忧。这也是他为何一直迟迟未断然拒绝婚事的主要原因。

然而自从认识左樱之后，原先的自私念头已然模糊。他时常有一种冲动的感受，仿佛他已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终生伴侣。这种感觉随着时间日益增强，尤其几天前在山上的那夜，要让他的心情如秋叶般狂乱不定。

“我在等你的回答，无恩。”见他神情阴晴不定，一旁的元祈追问。

“或许我应该和亚馨结婚。”他的答案让人意外。

“理由呢？”他不是开玩笑吧？元祈瞪大眼揪着他。

“这样我对她都好。”

“你所谓的她是指亚馨还是东川樱？”元祈逼问。

“这……已经不重要了。”他黯然的表示。

“你和左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从山上小屋回来之后，你们两人就没交谈过一句话呢。”

“我和她已经结束了。”他的视线转移到窗外，花园的那个身影已经消逝。她到哪里去了？回房间里，或者已悄然离开？

“所以你想藉答应亚馨的婚事来逃避？”

“这个决定不是临时的，我从以前就一直考虑着。”他一直在等待，期待着他或许可以觅到他生命中的最爱，然而努力过后的结果却是一样。缘分……终究是捉弄人的。

“我认为你不该放弃对左樱的感情，你这么做会后悔一辈子。”元祈不认同的摇头。

“问题不在我，在于左樱。”他的神情无奈至极。“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她对我……并没有任何情感。”

“我不这么认为，依照我的客观观察，她对你不是完全无动于衷的。不然，她现在也不会如此痛苦不堪了。”

“就算真是这样，又如何呢？我和她终究是两条并行线，我们之间……还是算了。”他无力的摇头，不愿再多说，遍寻不着倩影的视线自窗外断然抽回。对于生活背景差异过大的两人，他还渴求什么呢？亚馨才是他最适当的妻子人选，她天真可爱、对他百依百顺，又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除了偶尔娇纵幼稚、醋劲强了些，她绝对是个相当好的妻子人选。

“既然你这个当事人都这么决定了，我也不需再多说。”元祈拍拍他的肩膀，给予他鼓励安慰。

任无恩苦笑一声，从书房的酒柜中取出一瓶酒和两只酒杯。“陪我喝一杯吧，这个时候任谁说什么都是没用的。”他熟练的从酒瓶中倒出深褐色液体，任酒精麻痹他此刻的心碎。

她该是打算明天悄悄离开这里了，他猜。

9

“无恩大哥，总算让我找到你了。”亚馨的声音远远的自古宅大厅外传来，风尘仆仆的亚馨一跳下车子，立刻直奔屋来。

“亚馨，这么晚了，你怎么忽然跑来这里？你难道不知道这边山区晚上很危险，不适合车子夜行？”

“人家哪会知道，我一晓得你打电话给爸爸之后，我就迫不及待跟他要了这边的地址，于是就立刻跑过来啦。”她的嘴角漾着年轻的天真笑容，她已从父亲那边得知他答应与她结婚的消息，此时此刻她快乐的如在梦中。

“我打算明天下山离开这里，你这样莽撞跑来，明天你不就又要跟着我下山。

真是傻蛋一个！”他责备地望她一眼，心疼地摸摸她的头。要不是她对他太过迷恋，就是她太过年轻，拥有年轻人发泄不完的精力和体力。

“只要能够见到无恩大哥，我才不会觉得辛苦呢，虽然我恨死了那段崎岖不平的山路，刚才坐到一半，我还因为晕车差点吐出来。”她环着他的腰，甜蜜地抱怨着。

“既然如此，你就早点休息吧，我会吩咐管家帮你准备房间。”任无恩傍晚才跟元祈喝个大醉，元祈早已醉得不省人事，而酒量好的他虽没醉倒，却也感到不支。亚馨出现之前，他正准备回房休息。

“我才不要，好不容易才见到你，就算再累我也睡不着。况且现在才晚上九点而已，人家哪有睡意，你陪人家聊天嘛，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喔。”亚馨环抱着他的腰，任性的撒娇道。她闻得出也感觉出今天他喝了许多酒，对于平时不喜碰酒的他，的确相当令人讶异。他……为了什么原因而喝得半醉呢？她等会儿得找机会问问元祈。

“明天再说吧，我今天很累，想早点休息。”他亲吻了下她的额，松开她紧环的双手，独自穿过大厅往卧房方向走去。

“无恩大哥，让人家陪你嘛。”亚馨不愿被冷落，她跟着他一起走到他暂栖的房间。

“亚馨，你最好不要跟进房里，我们虽已快结婚，但还是不可以落人口实，知道吗？”他带着满身的酒意在房门口挡她下来。

“我只是想帮你弄好一切，看着你上床，我没有其它的意思啊。”她圆睁着漂亮的眼睛，急忙解释。她只想待在他身边久一点；永永远远……

任无恩一听，摇头笑了笑，随后旋身走进房里。

亚馨跟着走了进去。“无恩大哥，我帮你把西装外套脱下。”她体贴的帮他脱下外套，细心的将它挂进衣橱。

“你……实在是个仔女孩。”任无恩顶着醉乱不清的脑袋，任意找了个地方躺下来。

东川家的老宅全是日式建筑，纯榻榻米式的房间。

“等一下再睡嘛，我还没帮你铺床呢。”亚馨急急忙忙从壁橱中取出寝具，天晓得她几百年没睡过这种和室房间了，会不会铺床还是个问题呢，这种工作大多由下人来做才是。东川家难道穷到连一个下人也请不起吗？

她边在心底抱怨边把床铺胡乱铺好。

“好啦，你可以睡上来啦。”她来到他身边，帮他把解了一半的领带解下，喝醉酒的他，头一沾枕便不省人事，于是她半拖半拉的将他推到床铺上。

“无恩大哥，我比较喜欢这时候的你。”她依偎在床边，低望他酣然入睡的模样。

这可是她第一次如此接近他的人、他的心，之前她可是不敢奢求想象这所有的一切。再过几天，她就是他的新娘、他的小妻子了。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亚馨满是幸福的偎在他的身边，忍不住的主动在他唇上亲了下。看来她之前的顾虑是多余的，就算左樱是东川家的唯一继承者，那又如何呢？该是她的，谁也抢不走，等一下她就去会会那个身世复杂的老女人，给她一点下马威，要她从此离任无恩远远的，占有欲极强的她当下下了决定。

她完全不知道当她此刻和任无恩同处一室，左樱如幽魂般的伫立在门外，他们两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有心窥探的左樱尽收眼底、耳底。

此时左樱的心情，像是失去某种重要东西般的难过，失落感毫不留情地吞噬她的芳心……

她不该再留恋他的温柔、他的关心，她不该对他们两人之间的僵局甚至感情有任何期盼；此时此刻，她似乎能感受到白荷当初对死神的心系了，如此痛、如此紧揪人心……

忘了吧……忘了吧……死神和白荷的行踪，又岂是她能过问的？放了白荷，也放了自己吧！

该是她离开他，结束一切的时候了……左樱虚弱地倚靠在卧房门边，热泪如雨滴般落下。

“无恩！无恩！”元祈急促的叫唤声随着他的脚步闯进任无恩的房间，当他一拉开房门，撞见任无恩和亚馨同睡在床上时，整个人几乎傻了眼。

他不过因为喝醉而不醒人事整个晚上，怎么一睁开眼睛，所有事情全变了样。

亚馨什么时候来到东川家，而左樱又是什么时候离开东川家？他真是恨透自己的没酒量。

“元祈？”任无恩被元祈的大嗓门惊醒，他抚着些微头痛的脑袋瓜，缓缓睁开了半眯的眼。

“我有话跟你报告，我在外面等你。”他瞄了睡在一旁的亚馨一眼，很有风度的退出房外。亚馨仍睡得香甜，没被吵醒。

“有话现在说就行了，何必还要到书房……”他的话还没说完，视线便被身边的可人儿惊愣住。“亚馨？”他惊望躺在身边、穿著性感睡衣的她，什么时候他和她竟同睡一张床上？

“什么事……无恩大哥……”亚馨被他的唤声惊醒，她揉揉惺松的眼，半睡半醒地问。

“你怎么会和我同睡一起？”他惊望自己半裸的身躯，以及她身上那若隐若现的美妙身材，那薄薄的衣衫下有着如云般的肌肤及专属女孩子的香水和体香味。

“昨天晚上人家看着你睡觉，看着看着自己也就睡着了。”她满脸无辜的解释。为何他的反应如此大惊小怪？他和她即将成为夫妻，两人就算同床而眠，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亚馨，我有没有对你做了什么不应该的事！”他赶紧穿上睡衣，边问。

“应该没有啊。”他对他的过度反应感到生气。昨晚他没对她做什么，倒是她偷偷吻了他好几下。

“什么叫应该没有，我要你确定这个答案。”他头疼的努力回想，如果两人之间真的没有事情发生，为何他却觉得好似在梦中和女人亲吻、爱抚。

“真的没有嘛。”她摇头。就算有，也没有关系啊。她嘀咕着，还顺便把暴露的睡衣弄得更低露。

“没有就好，我可不希望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伤了你。”他不疑她的话，随手把她低露的衣服拉好，并拿了件外套让他披上。

“没有关系，如果对象是无恩大哥的话……”她有些害羞地抬起头，天真地望着他。

“你还小，不明白这种事情的严重性。”他摇头，拿取外出的衣服准备换穿。

“我已经不小，都已经二十岁了，我很清楚自己做了些什么、说过些什么话。”她来到他面前，深觉他伤害了她。如果他真是爱她的，他不该会有

现在这种反应，他对他真的连一丝一毫的男女情感都没有吗？若真如此，他为何愿意娶她呢？

“如果你真的清楚自己正在在做什么，你昨天晚上就不该进我的房间，天知道一个喝醉酒的男人会对一个女孩子做出什么事来。记得，不要有下次！”他谨慎的吩咐她。

在屏风内换穿好衣服后，他准备前往书房。

“无恩大哥……”依然跪坐在床上的亚馨轻声唤住他。

“如果睡饱了，就先吃中饭吧，等我处理完事情，我们再一起下山。”他不待她开口，体贴的交代。

“我不要！”她突然大叫一声。

“亚馨！？”正准备离去的他被她的吼声吓了一跳。

“无恩大哥，你是在玩弄我的感情吗？”她起身，来到他面前，以既严肃又悲伤的神情问他。

“好好的，怎么忽然生气了？”他不明白的反问。

“如果你真是爱我，那么现在就吻我！”她闭上眼睛，激动的提出这个要求。

“亚馨，别胡闹！”他微皱眉头，轻轻地推开她。

“如果你真爱我，真的愿意娶我为妻，为何连个吻都不肯给我？”她主动抱住他，并逮住他的心虚之处，猛搓猛揉。

“因为你还小，而且现在不是时候。”他耐着性子哄她，他无法告诉她实情，要他跟她上床，甚至仅止于接吻，他心底都会产生一股罪恶感，那种感觉就像是和自己的妹妹做爱般，让人无法认同接受。

“我不管现在是不是时候，我要你现在爱我。”她脱下披覆的外套，激动地褪去身上的睡衣。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仅仅穿一件下着的她。

“亚馨，你这是在做什么？快把衣服穿上。”任无恩被她的大胆示爱震慑住，他没有想到她的反应会是如此激烈，她到底想从他身上印证什么。

“你不要敷衍我了，你根本不爱我对不对？”她伸手挡住他为她覆衣的举动，热泪盈眶的逼问。

“亚馨……”他的动作僵停下来。

“如果你不爱我，又为什么答应娶我？依你的个性，你绝对不会因为爸爸和任爷爷的压力而屈服，是不是？”她含着泪咄咄逼问。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如果你觉得我的诚意或理由不充分，我向你道歉。”他耐着性子替她穿好睡衣。

她终究是发觉了，即使她的年纪尚小，他这种自欺欺人的作法到底也骗不了他人。

“我不要你道歉，我要知道是谁让你下了这个决定？”她咬着唇，眼底充满悲伤和不甘心。

“你不需要知道太多，如果你真的爱我，想和我厮守一辈子，就不要知道太多。”任无恩给她一个很残酷的答案，他逼她逼到无从选择的地步。

“这就是我爱恋你多年之后所得的结果？”她无法相信他待她的态度竟会沦落到这个田地，在他心中，她真的连一个小小的位置都挤不上，他竟也对她摆起对待外面女人的恐怖面孔了。

“我对你的态度和心意自始至终不曾改变，我喜欢你，但永远不可能爱

上你。

如果你可以接受这样的不公平条件，我愿意娶你为妻，并且一辈子照顾你疼爱你。

如果你无法接受，你可以解除婚约。”他向她坦白，他不愿她在毫无觉悟的情况下踏进红毯那端。

“是东川樱，对不对？”她忽然了解，那个在他眼底影子就是那个阴阳怪气的女人。

“亚馨，你不要把我们两人的事情牵扯进其它人。”他皱着眉表示。难道他的态度真的那么明显，不然为何每个人都知道他刻意隐藏的秘密？

“那个女人有什么好？即使她是东川家的唯一继承人，她还是洗刷不了那肮脏不堪的过去，那种被许多男人玩过的女人，你竟然也要……”

“啪”地一声，她激动的话还没完，一股火辣辣的刺痛便袭上脸颊。

“你打我？你竟然打我？”惊愕的她僵直着身子，难以置信他竟然为了袒护一个认识不到几天的女人而动手打她。这近二十年来，他不曾对她动粗，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你不可以如此污辱左樱！你以为她遭受过的那些种种痛苦是她自愿的吗？如果换成是你，你也无从选择自己的过去。”他被她轻蔑的言语激怒，如此伤人无情的话她竟然说得出口，他真是错看她了。

“你现在迷恋着那个女人，你当然帮她说话，好啊，既然她悲惨的遭遇值得你如此同情袒护，我就让你们两人在一起，谁稀罕和一个下等货抢男人，我才不屑。”她忍着莫大的心恸与悲愤，毫不留情的断然决定。她对他真是灰心到极点，再也没有多余的勇气和他玩躲猫猫的爱情游戏。她累了，且受够了他的冷漠，她要离开他，再也不要见到他了……

“亚馨！”见她夺门而出，他本想追上前去，然而他的脚步怎么也跨不出去。

今天这种场面、结局不是他所乐见的，然而潜意识中他却渴望有一天可以让亚馨对他死心，他办到了，他也失去了一个如至亲般的妹妹。

“你终究还是跟她摊牌了。”元祈的声音插了进来。他站在门缘边，且目睹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迟早的事。”他略带悲伤的面孔仅止于一瞬间。“有什么事要跟我报告？”

他恢复面无表情的冷漠。

“左樱已经离开了。”元祈深怕他承受不住这双重打击。

“果然。”被他意料中了。

“你早就知道她会选择今早离开？”他的异常冷静让元祈更加忧心。

“她愿意乖乖留在东川家服丧三天，我已经很感激了。”他无奈的苦笑一声。

“她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有，一张字条。”元祈从口袋中取出。“你想看吗？”

他摇头，“上面写些什么？”

“她不愿继承任何有关东川家的财产，包括名字和过往。”元祈简单地覆诵一遍。

“很像她的作风。”他沉笑一声。

“东川家的财产总值数以亿计，她当真毫不眷恋。”元祈打从心底佩服她。

“白荷对她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财产。那些有形的权势比不上她的主子对她的一言一语。”他有些挫败的低叹一声。堂堂一个大男人竟比不过一个小女人的重要性，该死的是，左樱自己还是个女孩子。

“左樱对你是有感情的，不是吗？”元祈感觉得出来他们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如果她不爱他，这三天来，她的视线不会总是若有似无的跟着任无恩。

“她无法坦然面对自己的感情，我也是。”他的话中充满无力感。两个对自己真实感情无法坦率的人，怎么可能会有结局呢。就像是两条极近的平行线，也永远不会有交集。

“你打算放弃这段感情？”元祈问。

“我还能怎么做呢？感情不是一个人就可以谈得成的。”他摇摇头，无奈的苦笑布满整个脸庞。心力交瘁的他感到自己这几天老了好几岁，好几岁……

“既然如此，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今天晚上关西商会的周年晚宴你一定得出席参加。”

“嗯。”他轻应一声，漫不经心。

也是该忘掉这段萍水情感，重新投入之前忙碌不堪的商场生活了。

“左樱，怎么忽然跑回来，也不事先告知一声？刚刚在电话中听到你的声音，我还以为我在作梦。这些日子你到底跑去哪里，我担心死你了。”右樨边念边走进京都车站，人来人往的车站中，左樱那全身黑的劲装及高挑的身材依然惹人瞩目。

“我有话得当面对你说。”左樱冷冷地扫右樨一眼，戴着墨镜的脸，显得更加冷酷。

“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对你说，之前我试图打电话和你联络，都一直联络不上。

你到底躲去哪里？”才一见面，右樨便劈啪地向左樱抱怨。左樱不在的这段日子，右樨感觉自己好象少了一只手，做什么事情都不对劲。

“我跑了很多地方，遇到了许多人。”见到久违的生死之交，左樱竟然有种想哭的冲动。她觉得好累，好想躺在右樨怀中好好睡一觉。

“你的脸色很不好，整个人也变得更瘦了。”右樨敏感地察觉到她的异样。

“我还是找不到荷的消息。”她不想告诉右樨有关三神组的事，那无济于事。

“我有荷的下落。”右樨一语惊人。

“你说什么？”左樱一听，眼睛都亮了起来。

“几天前，荷寄了一张明信片回来，上面还留有地址。”刚刚匆匆出门，右樨忘了顺手带过来。

“她现在人在哪里？”左樱激动地抓着右樨问。

“台湾。”能够让她如此激动的也只有主子了。

“你去找过她吗？”

“没有。”右樨摇头。

“为什么？”左樱无法相信右樨竟然耐得住性子。

“我觉得没有这种必要，荷她愿意把地址透露给我们，这表示她相信我们两人，她好不容易才和死神有个平静的生活，你忍心去打搅他们？”右樨

可以明白此刻左樱的心情，毕竟白荷曾是她生活的所有重心。

“给我她的地址，我要去找她。”左樱抓着右樨的肩，激动不已。

“樱，你冷静一点。你这样子我怎么可能放心给你荷的地址！”右樨为她担心，她的反应比右樨所想的还要糟糕。

被右樨这么一提醒，左樱忽然冷静下来，她想到之前和三神组的约定。

“你说得对，我……最好不要知道荷的现址，那只会替她和死神带来更多的麻烦。”说完，她整个人感到虚脱无力，下落明明已经唾手可得，却无法碰触它，这是多么的残忍。

“樱！”见她整个人都快倒下，右樨眼明手快的扶持住她。“樱，你到底怎么了？若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我商量，不要一个人闷着。”她知道事情并非如此单纯，左樱必定有事隐瞒着。

“我……爱上了一个男人……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我觉得好痛苦、好痛苦，好似心被分割成碎片……”左樱在说这句话后昏了过去，不省人事。

“爱上一个男人！？ ”右樨抱着昏厥的左樱，明了事情的严重性。

前几天，东川老爷逝世加上寻获东川家唯一继承人，以及任无恩代尽子职处理后事等新闻都被媒体大肆报导，听说左樱被任无恩保护得相当周延因而没有被媒体曝光，当初她看到这几则报导时便已觉不对劲，左樱不是那种喜欢躲在别人背后接受保护的个性，难不成她爱上的男人就是……

“任无恩！”她的脑海闪过今天报纸的一则新闻，任家和庄家在昨天正式解除婚约，而且要求还是由女方所提出的。难不成这两大家族做不成亲家，是因为左樱的关系？

右樨望着怀中昏去的左樱，思绪如潮汹涌的车站般混乱。

要让自我保护色彩浓厚的左樱爱上一个男人，可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既然樱妹妹为情所困，她这个做姊姊的怎可袖手旁观，如果她没帮上忙，白荷事后一定会责怪她。

灵机一动，她忽然有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左樱因为这些日子的过度奔波、压力过大加上旧疾尚未完全康复，因此才会在见到右樨之后昏倒。见到可以信任的人，让她一直紧绷的神经忽然松懈，整个人才会不支倒地。

待医生诊治过，确定并无大碍之后，右樨悬荡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住在白荷老家的这几天，左樱不曾再开口提及有关白荷及任无恩的事情。她又变得沉默孤僻，整个人安静到让人误以为她已消失蒸发于空气中。

这天晚上，是和三神组约定的期限。左樱一个人离开了白荷老家，带着那张自右樨手中偷来的明信片来到京都鸭川。

她自信不需要告知地点，三神组必有本事找上她。

果然，午夜一周，寂静的鸭川河畔倏然出现三道黑影。

“可真准时！”她闷哼一声，挺直的站在河畔。

“听说你得到消息了。”“恶神”娄鬼首先发言。

“是啊，绕了半圈，结果还是我家主子写了张附有住址的明信片来。”她拿出手中的明信片，在三人面前故意晃啊晃的。

“交出来吧，这张明信片值你这条小命。”

“我是好想交给你们，但是我这条小命我自己已经不要了。”她边说边解下右手腕的那条白手巾，任它飘扬在寒冷的夜风中。

“什么意思？” 娄鬼皱眉。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休想去破坏打扰白荷和死神的平静生活，这个资料我是死也不会交到你们手中的。” 她将白手巾捆绑在明信片上，坚硬的死结代表她的决心。

“你想以死要胁？” 三人已做出迎战的姿态。

“我没那么伟大，我只是想好好教训你们三人，有本事你们就来抢信啊。” 左樱豁出去了，她将信件咬在嘴上，整个人陷入备战状态。

自从白荷离去后，好久没有大干一场，这就当作是她离开这世界的最终战吧。

三神组眼见自己被耍，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她，正当三人准备出手时，一个低沉的声音适时插入阻止……

“够了！谁都不许乱来！” 任无恩不知何时出现在四人面前。

“你来这里做什么？” 左樱一见到他，坚决的神情慌了大半。这个笨蛋，他根本不晓得三神组是得罪不起的异类。

“我来带你回家。” 他的回答让她当场楞住，不知该如何是好。

“她的命是我们三神组的，休想带她离开。” “恶神” 娄鬼阴狠地看着他。

“如果我没有万全准备，你以为我为何胆敢单枪匹马来到这里？” 他无畏地望着行为诡异约三人。“死神是你们三人之前的主子，死神和白荷私奔后，你们三人的心情和左樱是一样的，同样身为两人的贴身保镖和影子，左樱和你们都想再见到主子一面。姑且不论你们见到主子后的任务为何，你们三人对于死神还是有感情的，不是吗？”

“你究竟想说什么？” “邪神” 氏女竟然开口。

“昨天我已经和死神联络上，他说他愿意见你们三人一面。” 这个消息当场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你……说的是真的？” 左樱同样大吃一惊。

“嗯，死神不愿意见你一直被三人纠缠，万一你因三人而受到伤害，白荷铁定会出面讨公道，他不乐见如此。因为你和三神组分别是白荷和死神最忠诚的部属，他们两人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这么说，你和他们两人见过面喽？” 她抓着他，激动地问。

“没有，只是在电话中交谈。” 他摇头，见她对他不再那么有距离感，他宽心许多。

和死神通话一事是他透过任无恩才得以如愿。而左樱现在的下落以及她和三神组在今晚碰面一事，当然是右樨私下通知他的。

“既然我们家主子愿意露面，我们三人也没有必要得知他的下落，我们会回妻女山静待主人。任无恩，希望你今晚所说的一切都是实话，我们三神组可是不容许任何欺骗。” 娄鬼发出警告后，“咻” 地一声，和其它两人消失在黑暗中。

左樱呆望着已无人烟的河畔，不敢相信三人组就这么乖乖离开，亏她刚刚还抱着必死的决心决一死战。

“你啊，总是一个人独自背负这么多的沉重负担，要学着把负担分给我，这样你才不会承受不住。” 任无恩来到她身旁，望着平静的河面说。

“你……为什么要解除婚约……是因为我的关系吗？” 她垂下眼帘，视线同样落在眼前的河面上。夜风袭人，她的心却是温暖的。

“当我听说你身陷危机，单独和三神组周旋时，我的整颗心都快要跳出

来了。

之后，我无时无刻都挂念着你、替你忧心，当时我才猛然明白，我是逃避不了心中对你的那分情感了。谁叫我不爱则已，爱上了你，就毫不留余地。”他牵起她的手，娓娓诉情。

“我……不值得你爱。”她回避他的眼光及深情。

“你是这世上唯一值得我付出真心去疼爱的女人，相信我也相信你自已。”任无恩用唇堵住她那毫无自信的言语。他已下定决心，他会好好珍惜她，掏心掏肺，不留余地。

终曲台北阳明山在一栋白色欧式建筑花园前，左樱和任无恩两人伫立其外，静静观看着。

“你确定只要站在屋外看看，不去跟他们两人打声招呼？”任无恩拥着她的肩问道。

在炎炎夏日的盛暑季节，他陪她一起从日本飞来台湾。

“嗯，只要知道死神和荷现在很平安、快乐，这就够了。”左樱站在有着围栏的美丽花园外，安静的注视这屋子的一切。美观大方的白色小屋、精心栽种的花园、宁静便利、与世无争的居住环境，眼前的一切便是死神和白荷的理想家园。如此简单、朴实的幸福，两人必定相当珍惜，小心翼翼地维护。

“你的反应远比我想象的冷静，我以为你会不顾一切的想见她一面。”任无恩见她没见到白荷一面就打算离开，他着实感到意外。

“能够来到这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左樱解下右手那条细长的白手巾，轻轻地将它绑在花园围栏上。随着夏日微风，白丝巾不停的随风飘扬……

“这代表什么意思？”他问。

“代表我的问候及承诺的结束。”她望着解开束缚，重新得到自由的手腕，心情也跟着解放。

“哪一种承诺？”

“荷愿意一辈子照顾我的诺言，我已不需要它了。”她迈开脚步，缓步离开那居所，不曾回头。

“我会代她照顾你一辈子，不，是好几辈子。”任无恩因她的举止而深受感动，他追上前，紧搂她的腰。虽然她迟迟尚未答应他的求婚，但她愿意放弃那条白手中，这就表示她愿意相信他，也已经完全相信他了。

“还有肚子里的小孩，你也得一起照顾。”她握起他的手，压按在她平坦的肚子上。

“你是说……”任无恩停下脚步，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我们结婚吧，我可不希望小孩子一出生没有爸爸。”她笑了笑，笑得既开心又幸福。今生今世，她还能够遇到如此真心相爱的男人，老天爷算是够厚爱她了。

幸福满溢的两人手牵着手，在夏日慵懒阳光的簇拥下，携手奔向甜蜜幸福的未来。

